序

這册「中國童話選」是佳訊兄最近兩年間陸續寫成的，他偶有空閒，常替幾個兒童刊物寫點東西——童話，故事，神話，或是教育理論，雜感文章。發表之先，他總讓我有先讀一遍的機會，並叫我發表一些意見，

佳訊兄寫文章的態度很是認眞，不肯有一絲的苟且。對於題材，也非常嚴格，不肯輕易下筆。往往爲了一個小小的疑點，他會整天的埋頭苦思，隻字不寫；有時候爲了一些不能自滿，甚至把寫好了的整篇文章撕毀，重新寫過，

這個集子，共收童話八篇，每個故事，都是非常精湛，

不但動人，而且富有教育意味。這就是他寫作態度謹嚴的收穫。

這册「中國童話選」的刊行，我爲小朋友們慶幸獲得優秀的課外讀物，不但可以解除煩悶，並收「書以養性」的好效果，大家來向着光明的啓示，邁步前進！

章鐸聲

中國童話選

目錄

神仙梨

神仙梨也和普通的梨樹一樣，花是白的，果皮是青的，上面生着細碎的斑點；祇梨肉非常的嫩，咬一口，就是一口甜蜜蜜的水。牠是長在一個十字路口的旁邊，當夏天甜梨成熟，遠路過來的行人，背着小小的行囊，太陽曬紅的臉上，大點小點的汗，亮晶晶的向下面落；走到樹陰下，喉嚨裏正乾得起火，摘一個梨吃下去，便像喝了一瓶春天早晨的露

水，心裏向外面涼，精神非常的爽快，繼續趕他的路。能吃這神仙梨的，除去跑遠路的窮人，還有住在梨樹附近的窮人家的孩子，他們父母省不下錢，買梨給他們吃，當神仙梨成熟，每個孩子都可以得到一個，拿到家切成碎碎的塊子，裝在火



過路人每人可以吃一個神仙梨

柴盒裏，放在牀頭，遇到發熱，啣一塊在嘴裏，熱就退了。假如想額外多吃，不論窮孩子，不論過路的人，祇需在梨上咬一口，肚裏便疼痛起來，想肚裏不痛，除非狠狠的打自己的嘴。有錢的人，吃這樹上的梨，那結果是更壞，至少要害四五天的嘴，不論吃什麼東西，都像吃最苦的藥，但不吃，肚子又餓得要命，那滋味眞夠嘗的了。若說神仙梨有些古怪，這便是最大的奇蹟。

這棵梨爲什麼長在十字路口的旁邊呢？又爲什麼叫做神仙梨呢？小朋友，安靜一點，請聽吧！

一個村莊上，住有七八家的農夫，都種着一個地主的地。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，人都叫他王三爹，很得地主的

信任，所以能得到一個莊頭的差事。這個差事正和工場裏的工頭差不多。莊頭照例都要比別的農人富足些，王三爹更滿身透肥，因爲他不但可以得到其他農人的利益，還能夠得到地主的賞錢；所以別人在寒冬時吃粥，他卻有大塊小塊的肉吃。在他家的院內，有一棵很大的梨樹，每年都要結三四筐的甜梨。我們要講的，就是這棵梨樹，別的不說吧。

莊上的孩子，誰個吃過王三爹家的甜梨的呢？我告訴你們，一個都沒有。假如孩子要鬧大人買，大人總是說：『梨是多麼貴重的東西，我們窮人能吃得起麼？』有一年，樹上的梨正要成熟，一個小孩，跑進莊頭院裏去，一眼望見樹上小秤錘大的甜梨，腿走不動了，兩隻眼釘着向樹上望。他四

面瞧瞧沒有人，急急地攀到樹上，摘一個梨下來，剛要跑出去，迎頭撞着王三爹，被他一把抓住，挨了一頓的毒打，又罰他爸爸賠償二斗的小麥。又有一家女孩患了熱病，臨死時要吃甜梨；她母親想上街買，怕已來不及，祇好厚着臉，走去向王三爹要。王三爹氣紅臉道：『胡說！我的梨還沒開頭摘，第一個就摘給你家的公主吃麼？她能有多大的福分！』這位母親祇好低着頭，走囘去，聽她女孩還在昏昏迷迷的喊着『甜梨，甜梨』哩。

莊頭的梨，什麼人開頭吃呢？那自然是地主。甜梨一成熟，他摘了一筐，送到地主家裏去；囘來時總喝得醉醺醺的，遇見任何人都要說：『連大老爺都敬我一杯酒！』他把

餘下來的梨，挑到十字路口的旁邊，用蘆蓆搭一個棚子，賣給過往的人；當賣一個錢一個，他便要賣兩個錢一個。他的梨樹也曾遭過一次刼。一年春，梨樹正在開花的時候，恰巧地主的兒子和女兒到莊上來玩；他們都喜愛雪白的大梨花，每人折一大枝在手裏，拚命的搖，讓梨花像雨似的落；回去時，每人又折了一枝。地主的兒女多麼的多啊，一株大梨樹幾幾乎禿了。但王三爹一點也不氣，第二天親自折了幾大枝，送到地主家裏，說：『少爺小姐，歡喜小的家裏梨花，特地折幾枝來送給他們。』地主看他太熱心服侍主人，賞他二斗的白米。

這些都是閒話，還沒講到『神仙梨』上來，小朋友，莫

急，現在就講了。

這一年夏季，天氣非常熱，王三爹的梨就在這時成熟了。他照例先摘一筐，送給地主，其餘的挑到十字路口的旁邊。天氣眞熱，走路人都呼呼的喘，嘴裏不知怎樣的乾，想吃梨，但太貴了。王三爹看他們越渴，要的價越高，他們衹得兩眼望望，



他們衹得兩眼望望，淌一些口水。

淌一些口水，擠在蘆蓆棚下，歇一歇脚。

這時過來一個老頭子，禿着頭頂，沒有戴什麼草帽，被太陽曬得明晃晃的；腰彎曲着，一走，頭一點，看起來，非常的古怪；手裏的拐杖，點着，點着，也向蓆棚下走來，剛剛坐下，就對賣梨的說：

『老闆，老闆，我渴極了，但身上一個錢都沒有，請給我一個梨吧。』

賣梨人的鼻子向上一縮，鬚子跟着就向上翹，眼翻一翻說：

『你這老東西，眞好大口氣！我家的梨是你栽的麽？你想吃我的梨，除非你投生到我大老爺的家裏做後代！那時不

需你要，我自然會送去！』

老頭默默的望着他，聽他嘲笑，頭搖了兩搖，掉過臉向那些過路的說：

『你們爲什麼不吃梨呢？』

『我們和你老一樣沒有錢，還想吃梨麼？』他們都向老頭子苦笑。

『好，我請你們吃梨！』

他們聽老頭的話，都以爲他是開玩笑的。

老頭低頭拾一個梨核，用他枯瘦的手指，在地面掘一掘，掘到潮土，便將梨核放到土裏去，大聲地說道：

『長出來！』

過路的和莊頭都以爲老頭有癡病，但看見地面長出一棵樹，都獃了，眼看便長得和莊頭家的梨樹一樣大。

『開花！』老頭又大喊了一聲。

像變戲法似的，梨樹忽然開花了，一面開，一面紛紛地向地面落，好像地面堆着一層的雪。

『快快結甜梨！』老頭又大喊了一聲。

霎時滿樹都結着拳大的甜梨，老頭喜得鬍子亂動，說：『這樣大的甜梨，每人祇需吃一個，便可以不渴了！』

說着，就請過路的，每人摘一個，他們都吃得眉開眼笑，拍着大腿喊道：『眞好吃，眞好吃！』

老頭也摘一個給王三爹，他剛咬一口，肚子便像蛇咬一

樣的痛。從老頭種梨核到現在，他昏昏沉沉，完全像做夢的樣子；肚子疼痛，才覺得有點清醒，看看自己筐裏的梨，一個都沒有了。

『是我的梨呀！是我的梨呀！』他兩手抱着大肚哭喊着。

『一個人自私自利到了極點，他所有的東西，都要變爲公有的！』老頭說過這話，立起身，點着拐杖，脚漸漸的離開了地面，頭一點一點的，一直點到了白雲裏。

『嗳呀，那老頭是神仙啊！』走路的都齊聲的說。

王三爹肚痛過後，祇好挑着空筐回去，未進門，他小孫衝出來，抱着他的腿，說：『爹爹，爹爹，不曉得怎麽的，

梨樹忽然死了！』他走進家院內，看見梨樹果然死了，氣沒處出，把他自己的老女人，打得喊親媽媽。

十字路口旁那棵梨樹，不久就發生我們開頭所講過的奇蹟：窮人家的孩子和過路的窮人，祇能吃一個，多吃一個，肚子便疼痛起來；至於有錢的人不能吃這樹上的梨，是經王三爹的貴手試驗出來的。——這個試驗，說一說，也還有趣！

第二年夏天，十字路口旁，那一棵梨樹，梨結得更大，王三爹聽人說梨的滋味也更好。他想道：『我沒福分吃神仙種的梨，我的主人一家都天星下界，還沒有福分吃麽？他們吃神仙親手種的梨，也許還能延年益壽，返老爲童，大老爺

一定要賞我更多的錢哩！』

他高高興興的挑着兩個筐，哼哼哈哈的唱到十字路口旁的梨樹下，看見許多窮孩子和過路的正圍着梨樹。他大聲的喝道：

『快滾開！這是我家移栽在這裏的梨，有你們吃的麼？那個再吃，我一定拖他到大老爺那裏去，吃藤條子！』

梨堆了滿滿的兩筐，他挑着送到地主的家裏。地主一家看見梨比往年大，一指甲便切出水來，不論老爺少爺，太太小姐都搶着吃；可是剛剛一個吃下去，嘴上都起瘡了，腫得又紅又高，比猪嘴還要難看；一位喜歡塗口紅的小姐的嘴上，小嘴腫得張不開來，『嗯，嗯，嗯，』祇在喉嚨裏哭。

地主立刻氣昏了頭，像野猪樣顚顚簸簸的喊道：

『你這混賬東西，誰個叫你辦這樣的毒果來害我一家的呢？』

王三爹爬出地主的大門，滿頭滿臉都是血，像一隻活剝皮的狐狸。可憐他老人家從來沒有挨過這樣的一頓打。

神仙梨，神仙梨，從此那十字路口旁的梨樹，便有了這個名字，遠近都知道。

雪的天使

到冬天，雪像桃花瓣撲下來的時候，半空中，就有雪的天使飛舞着。

這一晚，雪眞大，一座樹林的小枝，輭弱一點的，都被雪壓得彎了下去；四野非常寂靜，祗樹梢上一片『嗒嗒』的聲音，像許多的孩子在私語。林中的小路，幾個人『擦擦』的踏了過去，雪上留下一行鮮明的足印；他們偶爾會瞥見樹

頭，白影兒閃了一閃，以爲是一隻迷失道途的白鷺；但那是一位雪的天使，搔動樹枝，正撲着兩扇銀白的翅膀。

雪越下越大，剛才走路的，在雪上留下很深的足印，已經塡平。在平時天早黑了，但有了雪，樹林中便和月光照得一樣的亮，一隻寒鴉被雪的天使無意驚飛起來，灰白的天空，好像塗上了一點的墨。遠遠的，遠遠的雪又『擦擦』的響了，一羣急亂的脚步聲，雪的天使已辨別出來；他怕人看見，停在一個樹椏中，人將一點疑惑也沒有，那是一根較粗的樹枝，蓋滿了白雪。

他看一羣人都挑着什麼東西，很沉重似的，嘴裏喘出一團的熱氣；到了林中，挑子歇了下來。一個老頭枯瘦的臉，

嘴上幾根鬍子蜷曲着，熱氣結成水珠，成簇的擠在上面，用手一摸，摸下一多半。他很明顯的是高興了，嘴張一張，沉靜的林中，充滿『哈哈』的笑聲。

『我們這一次的生意，做得最好不過了。這樣的寒天，過年時，那家不需要鹽？我們可以很快的賣清，打二兩酒，買幾斤猪肉，安安穩穩的過年。』

一個少年臉紅紅的，解開腰帶，將懷勒緊，很宏亮的說：『我們到這裏，便可放心向前面走。這樣大雪，那些混賬兵，誰個敢出來？出來時，墮在雪窟中也凍死了。』

另一個人說：『那班東西，完全凍死，我才高興！我們拿錢和苦力，做我們的交易，賺幾個錢，養活家口，礙他們

什麼事？他們偏要躲在路頭捉拿我們。其實我們稍有一線生路，誰肯幹這摸黑路的事？向鹽竈戶接洽交易，又怕他們放水；一放水，鹽防營抓了進去，那我們什麼都完了！』

『嚇，別要說這些敗興話！鹽竈戶都最朋友的，絕不會做那種敗類的事。的確，他們曬出鹽來，給我們販賣，這是世界上項公平的交易！』那個怪高興的老頭說的時，撲着胸口，林中又響起『哈哈』的笑聲。

雪的天使隱在樹椏裏，聽着販私鹽的閒談，感不到什麼興趣；他的眼光落在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的身上，不知他是怕，還是冷，眼睛時常二面的看，兩條腿有一點顫抖。我告訴你們，雪的天使，毫沒有像你們那樣熱情，看見世界上悲

苦的事，便覺得心裏酸溜溜的；他的心腸是最冷不過，他從來就漠不相關的看着嬌嫩的草芽，在雪下哭泣；天眞的小兒，凍得翻着眼睛，不要命似的奔跑。他愛着冬天刺骨的北風和冰凍，正像我們愛着冬天一爐紅通通的火。他眼光落在孩子的身上，你們以爲他是憐憫他，那就錯了，他看他身上穿着很長的破紅袴，覺得好笑，才引起對他的注意。他赤着兩隻脚，又紅又紫站在雪地，扁擔上掛着一雙破大的草鞋，大概因爲穿着不好走，才脫下來的。他頭上也很有趣，一頂瓜皮帽，破得絲絲條條，雪片在上面砌成很古怪的花紋，又像爬上許多白毛的蟲子；他將雪撲一撲，現出紅布的帽裏，帽子歪到眼上去，像戲臺上要哭時的小丑。

『哈，哈，哈，哈！』不知講的什麼，枯瘦的老頭又笑起來。他們『哼哈』一聲，鹽挑便上了肩，林中的雪又『擦擦』的響着。孩子的挑子，好像太重，脚下拌起了雪，走得不很便當，鹽包碰在小樹根上，樹上的雪飛下來，起了一層濃霧，好一會，雪的天使才又看見他曳着破紅袴『拖蹋拖蹋』的走。

『ㄆㄚ，ㄆㄚ，ㄆㄚ！』一排的鎗聲，林梢振動着，閃出火光；含有火藥味的烟，衝到雪的天使的鼻孔裏。他看那一羣挑鹽的，都把扁擔向後面一抛，四面亂竄，鹽從包裏撒出來，成堆的堆在雪上，和雪一樣的白。他被火藥的氣味，燻得有點頭暈，不得不飛高了一點，混到桃花瓣的雪片中，

天空是白茫茫的一片，誰個能看見天空有一位雪的天使在飛舞呢？但雪的天使卻能夠看到地面上發生的事，因爲雪片在他的眼中是透明的，像許多消薄的玻璃。啊，四五個兵從樹林後衝出來了，鎗上的刺刀在雪中像白的電光閃照着。一個兵留在林中，看守着鹽，他喜得兩腮飽滿，好像嘴中塡進兩個很大的肉包；其餘的都向着挑鹽的追趕下去。雪的天使的眼祇釘在那穿紅袴的孩子的後面，紅袴『拖蹋拖蹋』的，一時揚起，一時陷到雪裏去；他的臉似塗上泥土，兩手擺動，好像拉着大鋸。他跑到河邊，兵就要追上他。險啊，險啊！你們以爲雪的天使要替孩子着急吧，不，他的心一點也沒有動；他看這件事，正和我們看一場賽跑似的。

『撲啦，撲啦，撲啦！』孩子跳到水裏去，水並不很深，祇淹過他的大腿，雪落在水上，激起小小的波紋。他到了那岸了，脚踵被水裏的破碗割開了一個很深的口子，紅的血滴在雪上，但不久，就被正下的雪，蓋了下去。兵追到河邊，河裏的水，不知怎麽樣的冷哩，他不敢下去，

他跑到河邊，兵就要追上他。

『ㄆㄚ！』對着孩子就放了一鎗，受傷呢？沒受傷呢？雪的天使不知道，祇看他拉起溼透的破紅袴，拚命的跑，喘的聲音，像鐵匠用力拉着風箱。我敢說，你們要看見這孩子，心裏一定很難受；但雪的天使心仍是一點也沒有動，他跟着孩子飛，正像我們聽故事，靜靜的聽下去，好知道故事中的人物，究竟怎麼樣。

雪的天使看見兵不在孩子的後面了，孩子向後面望一望，腳步稍微緩了一點。兩間小小的茅屋，幾乎埋到雪裏去，他跑到門前，擠開柴笆的門，『嗤』的一聲就滾了進去。雪的天使落在茅屋前一棵榆樹上。

『乖乖，鹽挑來了麼？你怎麼這樣喘？』雪的天使聽到

屋裏很驚慌的問着，是一個婦人的口音。

『媽，完了！貨拋掉了，我幾乎被一個大兵抓去。』

『呀！這怎麼辦？……』

屋中靜靜的，好一會沒有聲音。

『我教你不去，你硬着頭要去。頭一次就遭了這樣的險！你說，沒有一點事混飯吃，不就餓死了麼？我說，餓死就餓死罷。但你不信我的話。——你餓了吧？』

小小的油燈光從柴笆的門縫裏透出來，雪的天使從樹上飛下，眼貼着門縫向裏望，一個中年的婦人，黃瘦的臉掛下皮來，頭上紮一塊白布，顫動的手中，拿着一塊紅紅的高粱餅，她的眼衰弱的看着他兒子的破紅袴，凍得硬硬的，貼在

他腿上，手更加顫動了，咳咳嗽嗽的說：

『乖，你從河裏撲過來的吧？』她抱着兒子哭了，白的頭巾和破到看見紅裏的瓜皮帽，擠在了一起。

『喳喳』的雪聲裏，婦人哭得非常低哀，似壓在石下的泉水；從門縫裏射在雪上一兩條淡黃的光，似乎就要消滅，這時雪的天使的心微微的跳着，小朋友，你們聽啊！

雪上淡黃的光忽然加強了，雪的天使感到屋中的熱，向後退了幾步；婦人正點起一把草，給她的兒子烤着。

呀，雪上『擦擦』的，那裏來這樣快的脚步聲？雪的天使慌忙的回頭一看，剛才追着孩子的那個兵，祇離開他有四五丈！他翅膀一扇動，飛到榆樹的梢上，隱在白雪蒙蓋的枝

中。『嘩乂！』柴笆的門，兵一腳踢開來，雪的天使在樹上看得明明白白，刺刀尖在火前繞成了一個閃電。婦人拚死拚活的抱住了鎗，孩子的嘴裏剛剛塞進一塊高粱餅，兩眼獃獃的看着。

『哈，拿錢來！不，我就帶着你的兒子領賞去！帶去就鎗



“不拿錢帶去就槍斃！”

斃！』兵大聲呼喝着。

『老爺，老爺，饒了罷！那裏有錢，有錢還要做這事？』雪的天使看婦人兩個膝頭『哄通』的跪了下去。

『沒有錢，就跟我走，這樣大雪天，我替你白跑的麼？走，不走，打死你！』他的鎗口對準着孩子，拐球扳得『吉的瓜答』的響。

孩子站起來，手裏的餅落在將熄的火裏，隨着兵出了門，脚踵上的血，印在屋中的泥地上。婦人忽然跳起來，抓住兒子還沒有烤乾的破紅袴，兵抬起鎗在她的手上搗了一下，她『嘰呋』一聲，手鬆了，跌倒下去。

小朋友，你們聽着，雪的天使覺得他的心在胸中一上一

下的跳，他從來沒有這樣的經驗，他想，這是什麼道理啊！

兵帶着小小的鹽販向一個小鎮走去，雪的天使隱在桃花瓣的雪片裏，在他們頭上飛着。他爲什麼還跟着看呢？完全是爲着滿足他好奇心麼？他不敢說，祇覺得這時的心，和先前有一點不同。

雪的天使飛過許多的瓦屋。兵帶着孩子，走進一座營門，站崗的兵向他舉鎗說：『老王，恭喜，恭喜！領到賞錢，不要忘記請我們喝酒！』

兩間暖房，兵推開門，裏面燒着一爐通紅的炭火，火氣逼着天使，不敢停落下來，祇在院中來回的飛。他聽暖房裏一個人狠狠的喝道：

『你這樣小小的年紀，怎麼竟敢做這樣犯法的事？』

『我爸死，……媽又有病，……寒天找不着事做，……餓得沒辦法，祇好……』雪的天使聽見孩子斷斷續續的回答。

『好，這樣你就可以犯法了麼？你餓死：是你的命，誰個教你不生到富貴家裏去！你們這班東西要作惡，總藉口說餓死。——你們給我打！』

『打！』說得多麼震耳啊！好像包含着比天還大的威權。

『嗳喲，嗳喲』的聲音，雪的天使聽見了，一聲聲像鋼針刺痛他的心。他一時不知怎樣做才好，飛出了營門，又飛了進來；他忽然落下，『哄通』一聲，推開暖房的門，猛烈的火

氣，撲到他身上，他頓覺頭昏眼花，模模糊糊的看見一個胖人，老虎似的坐在火爐旁，兩三個兵高高的舉起棍子，打在孩子的身上。他一伸手，抓住孩子的破紅袴，想把他搶出去，但房中的熱度太高了，他忍受不住，一頭倒在火爐上，『嗤，嗤，』霎時化成了一灘的水。

警棍的悲劇

一個山坡上有幾十棵的松樹，經過冬天三四場的大雪，現在到了春天，每天在溫暖的太陽光裏洗澡，葉子長得更綠了。松樹很容易生直，內中有一棵小的，祇有兩歲，長得最直，竹竿有時還會彎腰，牠卻始終直挺挺的站在那裏；樹頭的枝子向四面伸開，好像一把圓圓的大傘，蓋住根下的小花。陰雨的時候，白雲從牠的枝頭拖過，一縷縷的雲絲纏繞

在上面打轉，然後慢慢的飛去。一陣風吹到了山坡，所有的松樹都鬧吵吵的說話了，正像一羣頑皮的孩子，大聲的喧鬧着。

一棵高大的松樹搖動自己的身體，向牠的朋友們說：『我願意做船底下的板，天天在水裏飄流着，有什麽螺螄，蠷蠣釘在我身上，我就把牠們當着鈕子和裝飾品，哼，你們猜想那時我是多麼的漂亮。若遇大風浪打碎了船，我得到自由，鑽到水底去，會會人魚姑娘，她定要殷勤的招待我哩。』

另一棵松樹倚着崖頭，雄糾糾的像是一個軍人，爭先的說：

『我將來願意做一枝鎗的柄子，安在鎗筩的後面，每天轟，轟，轟，多麼好聽啊！』

一棵彎着腰的松樹向牠搖搖頭道：

『我不願意做那可怕的傢伙，美麗的小鳥看見時都嚇得鬼叫。我自己祇希望能夠做一架犂的腰臂，看見可憐的農夫，耕起鬆黑的泥土；泥土中忽然閃出一道黃灼灼的光，一塊金子在他的眼前現出來，那時他的臉一定要笑得很有趣。』

『我不論做什麼，祇要做一點正直的事情。正直呀，正直呀！……』那棵小松樹像在大會時喊口號似的喊叫着。

風吹過去，牠們的呼叫，忽然靜止了，低低的，低低

的，不知說些什麼。

一天，山坡上來了幾個木匠，帶着斧頭和鋸子，大的松樹就用鋸子鋸，小的松樹就用斧頭砍；一時，山坡上的松樹都倒在地上，被裝在一輛牛車裏，拉到一座古老的城中，在一個木匠作坊的門旁停止下來。牠們在那裏都鋸成一樣的長短，鑤得光滑滑的，屋裏充滿着松木的香味；稍稍有點彎曲的，放在水裏浸一浸，用腳壓一壓，便和其他的一樣直。

『正直呀，正直呀，我們都正直呀！』最直的小松又像喊口號似的喊叫着。

但是那棵想做船底幾塊板的松樹，和那棵想做鎗的柄子的松樹，都大大的懊惱了；一個氣憤着人魚姑娘的好東西，

牠不得吃，一個氣憤着轟，轟，轟的聲音，牠不得聽。最倒霉的，要算那棵彎腰的松樹，牠躬着的腰上，壓着一塊大石頭，想把牠壓直，骨頭被壓得吱吱的響；牠咬着牙，想哭，又不敢哭。

接着來了一個油漆匠，最直的小松樹看他把牠的朋友兩頭都塗上了紅漆，當中塗了一大段的黑漆。牠想，大家都戴着大紅帽，穿着大紅鞋，裹着大黑袍，幹甚麼呢？大概是要唱戲吧。牠正在想時，油漆匠的手抓住了牠的腰，手伸得遠遠，歪着頭看了一會說：

『這一根眞直，半點彎曲都沒有，我要把你塗得好好的。眞是一根好警棍！』他的手不禁幌了一幌。

於是幾十棵的松樹便變成幾百根的警棍；最直的小松當然會變成最直的警棍，頭上大紅帽，腳上大紅鞋，和身上的大黑袍都明晃晃的發着光。警棍將來要幹些什麼事呢？牠們一點也不知道；祇很整齊的被排在牆旁，拘拘束束的站着，身上穿的衣服，個個都覺得不舒服。

『戲是不演了，老罰我們在這裏站，穿着一身怪衣服，眞要命哩！』最直的警棍望一望牠的朋友，苦一苦蓋在紅帽下的臉。

第二天油漆乾了，最直的警棍看見一個木匠把牠們捆在一起，送到一所高大的屋裏去。大門旁有兩個穿黃衣的持着明亮的鎗，想做鎗柄的松樹，望着那兩個鎗柄，心裏嘆一口

氣道：『牠們好福氣！』一所高大的屋的門旁，長着一棵桂花樹，有幾個矮枝伸到了門前。屋裏擠滿着人，一個人站在高臺上，也穿着黃衣裳，祇在胸前掛着幾塊金光燦爛的東西。他面前站着許多穿黃衣裳的，和站在大門旁的那兩個都是一樣的裝束。警棍送到高臺的旁邊，站在高臺上的人，伸手一抽，剛好最直的警棍被他抽出來，牠聽他很莊嚴的說：

『諸位弟兄，我們從今天開始，要把這個地方的治安，辦得非常的好，剷除一切腐敗的氣象。你們看今天我們的鎗擦得雪亮，警棍上的顏色，也非常的鮮明，這正預兆這地方也要大大的光明起來。你們要記好，我們辦公安的人，第一要正直，要和這警棍一樣的正直！……』

『好呀，好呀，我們公安局長這些話眞正的對呀！』沒有穿黃衣裳的人都歡呼着，有些胖子歡呼得臉上肉都搖搖的動。公安局長又接下去說道：

『正直就是眞理，我們甯可以不要性命，不可不正直！』

『對呀，對呀！』沒有穿黃衣的人，手拍得像雷一般響。



"要和這警棍一樣的正直！"

最直的警棍在公安局長手裏，喜得全身發抖，『寧可以不要性命，不可不正直，』這是牠第一次聽到的；原來公安局長比牠還要正直哩，不然，他也說不出這樣的話。世界上最心投意合的人，無疑的是公安局長。牠興奮得心突突的跳，局長所講的話都聽不清楚，牠耳旁似乎聽到『王彪！』緊接着一聲『有！』再一入神，牠已被抓在一個麻臉的胖大漢的手中。屋中所有穿黃衣的，都從局長手中接到了一根警棍。

『局長的話眞眞的對呀！』穿黃衣的，沒穿黃衣的，都喧嚷着，最直的警棍雜在裏面也喊道：

『正直呀，正直呀！我們寧可以不要性命，不可不正直！』

人散了，最直的警棍知道自己要幹的完全是正直的事；同時也知道牠們穿戴的紅帽，紅鞋，黑袍子，叫做制服，正和那班人完全穿着黃衣裳一樣。

小朋友，你們看最直的警棍，跟着麻臉警察王彪去幹正直的事了。

一個窮小孩瘦長了嘴，頭上戴着布條要飛的瓜皮帽，蹲在街旁，面前守着一扁籃的花生。他眼釘着花生望，嘴裏的饞涎不住的湧出來，啊，水泡的花生嚼在嘴裏，多麽的香，多麽的有味，尤其在餓時，花生那樣的好吃，眞是說不出來啊！抓兩把過來吃吧，就是黃黃的花生殼也非常好看，不妨都嚥下去。他的手剛伸出去要抓，又縮囘來了；因爲他猛的

想起，一把花生就要値五六個銅板，少賣一個的銅板，回家去，是要被爸爸打的。他手縮了又縮，好像觸着花生，就是犯了罪，想到花生的滋味，又獃了。

『踢踏！踢踏！』忽然從牆巷裏衝出一個騎馬的人，馬蹄一掀，盛花生的扁籃被踢開有三四尺遠，花生紛紛的向街道上亂滾，踏在走路人的脚下，『格叉格叉』的響。這件事對於賣花生的小孩，簡直像天翻地覆的樣子，跳起來，不要命似的跟在馬屁股後追，哭哭啼啼的喊道：

『賠我的花生呀！賠我的花生呀！』

但那騎馬的像沒有發生這事的樣子，馬飛快的跑過去。

『賠我的……』

我的什麼還沒有喊出來，他頭上着了一棍，抬頭一看，一個痲臉胖子的警察，一把抓住他，喝道：

『小鬼，向那裏跑？鬼喊狠叫的！誰個叫你把花生扁籃擺在街心的呢？』

『我擺在旁邊的。』他掙扎着還要追，身子一搖，眼淚灑在最直的警棍上。

『你還說旁邊！』痲臉大漢又在他頭上敲了一警棍，更多的眼淚，灑到警棍的身上。

『這個孩子應當打麼？在街道旁邊就不許賣花生麼？騎馬的糟蹋孩子的花生，就不應當賠償麼？』最直的警棍，在心裏問着，忽然覺得自己彎曲似的，看那孩子一面哭，一

面拾着踏壞的花生，更覺得彎曲了，好像筋肉都緊縮起來。停一會，自己又安慰自已說，大概街道旁邊就不許孩子賣花生，麻臉的先生那裏會用牠（最直的警棍）錯打了人？但這個安慰，並不能使他不覺得彎曲。

正在這時候，一個賣草的，挑着兩捆百多斤的草，壓得頭上的汗，大點小點向下面滴，兩腿搖搖幌幌的，用力的撐支着粗啞的喉嚨，像喊不出來似的說：

『請讓一讓！請讓一讓！』

對面來一個穿黑綢大袍的人，一枝紙烟正在他嘴裏冒出一縷縷的烟；挑草的嚇得慌忙讓路給他走，自己向牆旁靠一靠，讓得太急了，腿一軟，草挑在黑綢大袍上擦了一擦。

『你這東西，瞎了眼睛了麼？警察，來，看我黑綢大袍上，弄上這樣大的一塊灰！』穿黑綢大袍的手理着袍角，蹙着眉，支着牙，兩眼怒視着。

麻臉大漢的警察提着最直的警棍，跑到他身旁，兩隻皮鞋後跟，『格嗒』一聲，一個恭恭敬敬的立正，向他說：

『老爺，怪小的一時沒看到。』

最直的警棍看那賣草的臉嚇得黃了，癡癡迷迷的靠在牆上。牠猛然覺得麻臉大漢又要用牠敲這可憐人的頭，怎麼辦？怎麼辦？牠慌了。

果然，麻臉大漢惡狠狠的舉起了牠，向着賣草的身上就打。『這事情多麼不正直啊！』最直的警棍身子一用力，歪

到痲臉大漢的頭上去。

『啊，啊！』痲臉大漢叫着痛，警棍抓得緊緊的，更用力打到賣草的身上；最直的警棍掙扎着，想從他的手中奔出去，但牠的腿抽了幾抽，一點也抽不動，頭上的大紅帽都搖歪了。

最直的警棍，被痲臉大漢提着走開時，賣草的還跪在牆角。

『我生來是很正直的，怎能給他做這樣不正直的事？寧可以不要性命，不可不正直，公安局長這句話多麽的對啊。我定要設法使局長知道，這痲臉的傢伙如何的不正直，哼，那時，我定要在他的頭上多敲幾下。』

這一天，牠在麻臉大漢的手裏，一舉起來，就怕了，似乎多敲一個人的頭，牠自己就多添一分的彎曲；其實牠不論裏外，一點彎曲也沒有，仍是一根最直的警棍。

天晚時，牠在院中倚靠在牆上，想着怎樣使公安局長知道麻臉大漢是一個壞傢伙，忽然門外進來兩個警察，押着一個少年，槍柄不住向他的身上搗，嘴裏罵道：

『叛徒！擾亂治安的傢伙！』

從高大的屋裏，跑出來了公安局長，一頭碰在桂花樹伸到門旁的矮枝上，但他把頭揉一揉仍向前跑。最直的警棍聽見他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『哈，一個叛徒，又有五百元的奬賞！』

麻臉大漢忽然跑來拿起牠，跟着公安局長跑到叛徒的身旁，舉起牠在他的頭上敲，一邊嘴笑着罵道：

『叛徒，擾亂治安的傢伙！』

『擾亂治安的傢伙，就不正直，應當打，應當打呀！』最直的警棍在所謂『叛徒』的頭上，敲得非常起勁，牠眞沒想到在天要黑時，能做了一件正直的



『叛徒，擾亂治安的傢伙！』

事情。

那被打被駡的叛徒，挺一挺胸說：『你們這樣胡亂打我，我有什麼事擾亂治安？修造一座橋，就要四五千元！我們鄉間的戶口，誰個不窮，能吃得住這樣大的擔負？你們敲詐人，才是犯擾亂治安的罪！』『住嘴，你這擾亂治安的傢伙！』公安局長的手向他的臉上一指。

最直的警棍馬上覺得自己的頭和脚彎到了一處，眼前一陣黑，昏迷過去。甦醒過來時，天已黑了，牠和零外許多的警棍都放在一個架子上，門外的庭院裏，掛着一盞紅通通的燈，遠處偶爾會響着脚步聲。

『喂，喂，朋友，你氣的什麽？』一根警棍放大了喉嚨，問着牠。這根警棍就是從前想做船底板的高大的松樹。

『哼，我一點正直的事情都做不成功了！我想做，人家不容我做。』最直的警棍告訴牠，那麻臉大漢如何拿牠打賣花生的小孩和賣草的人。最後牠說道：『我以爲公安局長能說：「我們寗可以不要性命，不可不正直，」一定是一個很正直的人，但有一個少年從沒擾亂治安，他卻頑固的說他犯了擾亂治安的罪。這些事，我眞氣得要死！』

『唉，我們的希望都破滅了，我那天才能盼望到人魚姑娘招待我呢？你希望能夠做一些正直的事，做不成功，正同我一個樣子，又何必這樣的氣？我們最好是隨着人家叫我們

做什麼就做什麼。』

『是的，我鎗柄也沒有做成功啊，』另一根警棍說，當然牠是從前想做鎗柄的松樹。

『我本想做一張犂的腰臂，幫助可憐的農夫，耕出金子來，但我挨受了鑃子一頓的鑃，心鑃去了半邊，半邊心想做好事也不能做了，祇好隨着人家叫我做什麼，我就做什麼。』說這話的，聲調中含着無限的頹唐。

『寧可以不要性命，不可不正直，』公安局長的話在最直的警棍的心中，嗡嗡的響。

第二天早晨，麻臉大漢走到放警棍的架旁，看見最直的警棍，折成了兩段，

小杏樹

小杏樹剛剛在一個春天從土中探出頭來，搖一搖幾片小綠葉，就聽見一個小孩拍着手喊道：『媽媽，媽媽，去年我在花園角埋的杏核，現在已變成小杏樹，出來同我玩了。』接着，就是鮮甜的水，從頭上淋下，還有泡過的茶葉，圍在根子旁。小杏樹想抬頭看一看孩子的臉，但自己還太矮，祇能看見一雙小紅鞋，鞋上繡着老虎的頭，眼團團的，一嘴紅

紅綠綠的鬍子，牙露出來笑，沒有一點兒惡的樣子，倒像一個怪有趣的老頭兒。

不一刻，牠聽見許多小手小脚，在四面亂響，一個像小女孩的聲音說：

『咦，咦，多麽有趣啊！小頭微微地動哩．大概是要吃奶了，我小弟弟要吃奶，正是這個樣子。』

『牠沒有嘴怎麽吃呢？』又是零一個小孩子的話。

『媽媽說牠的嘴是長在根下，水就是牠所要吃的奶汁，」我剛才澆了許多水在牠的根下，牠正在一口一口地吃，你們聽，隱隱地有「叭答叭答」的聲音哩』。這口音比較熟悉，」牠知道就是種牠的孩子。

『阿芳，我送你的小杏樹一朵花，將來再做件小馬褂送給牠穿；牠結杏子時，你要同我吃。』牠覺得女孩的一個紅嫩的手指，輕輕地撥一撥牠的葉片，面前的地上，放着一朵小紙花。

『小杏樹結杏子時，我當然要請你們。』

一時，四週寂靜了，牠閉着眼，甜蜜蜜地睡去，太陽光在上面摩撫着，簷頭的燕子，簌簌地飛過來，又簌簌地飛過去，牠感到一陣一陣的微風。

鮮甜的水常常從頭上淋下來，小杏樹漸漸長高了，女孩做的小馬褂已經送來，是用紅紙摺成的，套在一個小枝上；那朵紙花已不知滾到什麼地方，也許被一隻老貓偷去，裝飾

牠的小寶寶。牠對牠自己的環境，一天一天知道得多了；因爲牠的頭已能夠自由轉動，仰起臉，從高大的花樹葉中，望見天上的星和雲，阿芳笑迷迷的臉，也看見了。

牠知道牠是長在花園角一塊雪白的石頭旁，假如牠再長大，身子便要擠着石頭，牠怕擦傷自己嫩嫩的皮，不得不向一邊歪。屋牆離開牠有三四尺，牆上的木橛繫着一根繩，通到遠遠的那一邊。繩上時常曬着小孩紅紅綠綠的衣裳，還有一次曬過一頂帽子，繩一搖動，帽上的銀鈴鐺便『叮噹叮噹』地響；牠聽着，覺得非常舒暢，枝條很快地生長。

緊靠着牠的，是一個黑窰燒出的破大罐，和一棵木槿。牠常常向破大罐打招呼，但破大罐總是鼓着大大的肚子不理

牠，也許牠的嘴被人打破，氣得不高興說話。木槿比小杏樹高大許多，對待牠很好，遇到大風大雨，牠總是拿牠的枝葉遮蔽着牠；開花時，放出醉人的香，薰着牠入睡。木槿告訴牠，牠的家本在一座大山上的澗水旁邊，每逢下過雨，就有潔白的瀑布，從綠沉沉的烟樹中衝下來，有時照着太陽，便有紅有綠，光華照眼。牠根子吸着澗水，花開得非常美麗；常有一對小玉兎跑來，紅圈的眼，上下亂瞅，胖胖的矮腿，搔着落下的花瓣，不住地打滾。有一天澗邊來一個樵夫，幾乎把牠砍死，後來知道牠是一棵花樹，才把牠掘起，送給了阿芳。牠在這裏已經三年了，雖然過得很好，但有時還會想起牠的老家哩。

那件小馬褂，小杏樹穿着真留心，不讓自己的枝子戳破一點；一天，吹來一陣風，把小馬褂吹到破大罐嘴裏去了。『唔，唔，我不高興吃這樣東西！』破大罐氣得肚子更大，說過這話，便喊着『嗳喲，嗳喲，我的嘴！』

『我很抱歉，沒有好東西給你老吃，但我結杏子時，一定要請你。』

『唔，唔，那還好！但怕我老骨頭等不到就要碎了！』破大罐聽小杏樹要請牠，肚裏的氣剛消去一點，想到自己等不到，肚子又鼓得高高的。

一天，小杏樹在太陽光裏睡醒，聽見木槿對牠說：『小兄弟，小兄弟，我們快要分離了。剛才在你睡着的時候，阿

芳的媽媽來看你，說這地方太窄狹，你在這裏不容易長大，要把你移到別的地方去。恭喜你呀，將來你有大發展的機會呢！』小杏樹捨不得離開木槿，望着牠，一句話都不能說。

過了幾天，天空佈滿陰雲，下着濛濛的小雨。小杏樹看見阿芳穿着斗篷，拿着小鍋鏟，慢慢地把牠掘起來，勒一團潮泥在根上，放在破大罐裏，



阿芳把小杏樹放在破大罐裏

兩手抱着向家後去。木槿對牠說：『我的朋友，再會罷！簷頭的燕子，會替我們傳信的。』牠彎一彎腰，牠的枝葉同木槿的枝葉擦了一下，作爲最後的握手。破大罐在牠根下，歪着肚子氣，『唔』一聲，卻唔不出來，因爲破嘴被泥團塞住了；牠肚子盡力地歪，想歪出阿芳的手，拚着老骨頭同小杏樹摜，也好出一口悶氣；但阿芳的手緊緊地抱住，牠無論怎樣的歪，也歪不出，結果，弄得自己老骨頭像刀砍一樣地痛。小杏樹的根緊勒在泥中，祇覺得身子有點搖擺，並沒有想到破大罐要和牠搗亂，牠很驚奇地看那大門上，貼着五色紙剪成團壽字的花紋，和大場上兩個吃草的黃牛。

到了家後，牠被阿芳從破大罐裏拿出，小小的手在潮溼

的地面，掘一個小塘，把牠栽下去。破大罐沒有帶回，抛在牠旁邊。

牠在濛濛的雨中，四面一看，都是番瓜和扁豆，沒一個和牠相識，牠這時，孤零零的，好像祇有破大罐是牠的親人。但是牠看破大罐不知爲什麼事，肚子氣得和吃飽的小猪一樣，睡倒在地上，嘴背着牠，『唔』了一聲，又『唔』了一聲。牠不敢招呼！怕添牠氣，祇好仰着枝子，等天上的雨。雨先落到牠的葉上，慢慢地流到枝上，又慢慢地由枝上流到根下去，雨就是牠的蜜，牠飲蜜了。

到夜裏，牠正要睡着，忽然有一樣東西抓住牠，要把牠按倒；牠睜眼一看，原來是一條番瓜藤上的捲鬚，束住牠的

身子。牠驚慌地喊道：

『我支不住！我支不住！番瓜藤先生，請你快快鬆開你的捲鬚吧！』

『你想我鬆麼？你做夢了。我知道在你的根下，有一團肥料，我要在這裏生鬚，開一朵花，結一個大瓜，我能讓你佔我的地盤麼？我一定要纏死你！』番瓜藤昂着頭，頭上的捲鬚抓住小杏樹的梢枝，向下面拉，小杏樹的腰彎倒下去。

『並不是我要在這裏的，人家叫我在這裏，我祇好在這裏。你不信，請你問一問罐老爹。』牠以爲在這裏祇有破大罐能幫助牠說幾句公道話。

『唔，唔，番瓜藤先生，那個小傢伙，身子雖小，欺人

的本領倒不小！你不要聽牠瞎說！』破大罐掉轉牠的破嘴，大着喉嚨，氣憤憤地喊。『唔，唔，你是好東西，第一次將破馬褂向我嘴裏塞，第二次又塡滿我一肚的爛泥，弄得我氣都喘不出來；你待我好，那時爲什麼不把你根旁的香茶葉，送一點在我的老嘴裏？乖乖，你現在才需要罐老爹！唔，唔！』牠說着，身子就向小杏樹旁滾，幫助番瓜藤把小杏樹壓倒。

小杏樹全身被束得緊緊，想對破大罐剖白幾句，也不能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牠滿身痛，正在沒有辦法，忽然聽見瓜葉裏小脚走來的聲音，漸漸地走近了。

『咦！我昨天栽的小杏樹呢？牠跑了麽？』

牠聽到這話，瓜葉便沙沙的向兩面分開；牠望見阿芳驚疑的眼光，同雨珠一樣的明亮，落在牠身上。

『啊，啊，你這樣粗大的瓜藤，纏在這樣矮小的杏樹上，能不羞嗎？破大罐，你怎麽也滾到這裏來！』破大罐被阿芳一脚踢開去，鼓着肚子不則聲；番瓜藤的頭被拉到一棵榆樹旁，扣在樹根上，纏在小杏樹上的捲鬚，一根一根地都切斷了。

小杏樹被扶立起來，根旁又培上許多的土。

番瓜藤在阿芳走過後，幾次昂起頭來，狠狠的望着小杏樹，想去纏牠，但無論如何的掙扎，連藤中的筋都掙扎痛

了，也離不開榆樹的根子。破大罐在牠旁邊，張一張牠的破大嘴哼道：

『唔，唔，那棵紅蛋的小杏樹，我不敢再惹牠了，原來牠還有後臺老闆！我的老骨頭幾幾乎被他踢碎。噯喲，噯喲，我嘴上的傷剛好了一點，骨頭又痛得要命哩！番瓜藤先生，世道眞愈變愈壞了，我從前肚裏盛着一肚的糖時，就是剛才踢我一脚的那個孩子，也非常疼愛我；他媽媽不許他抱我，他卻哭着喊着要抱我哩。現在竟然狠狠的踢我一脚！噯喲，噯喲，我的老骨頭！』

小杏樹聽破大罐又在怪牠，心裏非常的難過，仰起小頭來，溫和的喊道：『罐老爹，罐老爹，你不要錯怪人……』

『我不聽，我不聽！噯喲，噯喲，我的老骨頭！』破大罐氣得團團的，一頭滾到青草叢裏去了。

小杏樹蘊着一肚的委曲，忍不住哭了，身體抽搐着，所有的葉片都索索地響。

離開牠不遠，有一棵矮小的扁豆，看牠樣子，出土也不過有一個月，祇在梢端開着一簇鮮紅的小花。牠生得多麼溫柔啊，細細的藤子，非常的軟，非常的滑潤，眞是一個好心腸的小姑娘。牠看小杏樹哭得非常可憐，牠是才來的小客人，人地都非常生疏，和牠同來的，祇有一個破大罐，又不幫助牠說一句話，小扁豆柔嫩的心，眞不好受啊。

『唉，何必這樣哭呢？人家說你不好就隨他說，但我看

你卻是個非常好的小朋友。你不要哭，有我和你玩哩。』小扁豆轉過梢頭，到了小杏樹身旁，一上一下，慢慢的摩撫着牠。

小杏樹受着小扁豆的摩撫，哭得更厲害了，好久，好久，才停止了嗚咽，望着小扁豆說：

『扁豆姑娘，你眞喜愛和我玩麽？我眞感謝不盡了。你同我木槿大哥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。』

小扁豆問牠誰是牠的木槿大哥，牠便把木槿的故事完全告訴小扁豆。牠講到一對小玉兔，紅圈的眼，上下亂瞅，胖胖的矮腿，搔着落下的花瓣，不住地打滾；小扁豆聽說世界上有這樣可愛的小玉兔，喜得梢頭亂搖，馬上又開了幾朵鮮

紅的小花。你們要知道扁豆衹在高興時，才肯開花啊。

滴溜溜的星，一個一個現在碧藍的天空，這時貓睡了，狗睡了，阿芳睡了，小杏樹和小扁豆也要睡了。小杏樹懇求地說：

『扁豆姑娘，你抱着我睡吧。我乍到生疏的地方，有點害怕哩。』

小扁豆順從地答應了牠，把藤子在牠的根上，輕輕地繞了一道。

『緊些，緊些！』小杏樹熱烈地喊着。

小扁豆就把藤子緊了一緊。

『扁豆姑娘，你能不能多給我幾個擁抱呢？』

小扁豆又順從地把藤子在牠的根上繞着。

『往上抱，往上抱！』小杏樹像患了狂熱病似的喊着。

小扁豆的藤子繞到了小杏樹的梢頭，小杏樹眞太小了，身上連一棵小扁豆的重量都承受不住，先還撐支着，但不到兩分鐘，便和着小扁豆倒了下去。

『什麽事！什麽事！』小扁豆驚慌地問着，牠的紅花嚇得格外的紅了。

『沒有什麽，沒有什麽。我喜歡擔受你過分的愛，睡倒在地上，』小杏樹喘噓噓地說。

『啊，啊，那麽我不像番瓜藤一樣地磨折你麽？天呀，我不知我的錯啊！』小扁豆哀哀地哭起來。

道怎樣把你鬆開，我眞是一個糊塗的丫頭！』

『咳，你何必這樣哭呢？罐老爹的話我一點也不信，你是愛我的，絕不是欺負我。你這樣擁抱我，我怪高興哩！』小杏樹說的是眞話。

『哼，不信，不信，就要你的命！』破大罐大肚又一歪，滾到青草叢裏，睡牠的大覺。

好久，好久，小扁豆被小杏樹哄着，才止住哭。牠們祇合一合眼，天就亮了。小扁豆擡起頭看見一個凹臉的老太太，一走，腿一搖，提着小籃來摘扁豆莢。牠頓時喜得心跳起來，對小杏樹說：

『我們的救星來了，那位老太太一定從我們這裏經過，

把我的藤子從你身上解開，你就能站起來，假如我再擁抱你，祇在你根上輕輕的抱一抱啊。』

小杏樹自己倒在地上，一點也不懊悔，但昨晚看扁豆姑娘那樣的哭，倒覺得有點不過意，希望那位老太太能過來，解下梢上的藤子，牠能夠站起來，好教小扁豆歡喜。

那位凹臉的老太太，大概眼也老了，毫不經意的從牠們身旁走過去，小扁豆趕忙搖動身上的葉子，簌簌地響，好引她囘頭看一看，但那位凹臉的老太太，大概耳朵也老了，毫不經意的走到別一棵老扁豆的旁邊，摘那上面的莢子。

小扁豆祇接一連二地向小杏樹嘆氣。

老太太摘滿一籃的扁豆莢子，站起來，抖顫着上嘴脣喊

道：

『阿芳，來呀，替祖母提扁豆莢子！』

『哄通，哄通，』小扁豆聽到阿芳跑來的聲音，心裏忽然有點怕起來。

『祖母，我去看看我的小杏樹，再來提豆莢子。』

小杏樹和小扁豆聽阿芳剛說過這話，就看見他跑到了面前。

『咦，小杏樹怎麽又不見了呢？牠跑了麽？』

兩隻小手，分開了扁豆葉，阿芳驚疑的眼光，同雨珠一樣的明亮，落在小杏樹的身上。

『啊，啊，你這頑皮的小扁豆，怎麽也來欺壓我的小杏

樹呢？是番瓜藤唆使你來的吧？』

小扁豆聽阿芳也同破大罐說一樣的話，悶得渾身活抖抖的；牠覺得牠的藤子被解下去了，狠狠地向開一摜，牠纖細的腰幾乎摜折了。扣在小榆樹上的番瓜藤，又挨了兩脚。

破大罐躲在青草裏，低聲說：『嗳呀，嗳呀！』

小杏樹被扶立起來，根旁又培上許多的土。

那位凹臉的老太婆扶着孫子，腿一搖一搖地走回去了。

你們想，小扁豆是多麼委曲啊！小杏樹受的破大罐的委曲，和牠相比，眞像一粒芥子和一個黃豆。小杏樹看牠爲着牠吃了一場大虧，默默地站着，一點神氣都沒有。

『小杏樹，你不要痛苦，祇要你不承認我欺壓你，我吃

這一點小虧，又算什麽？』小扁豆忍住痛，仍照常溫和的說。

此後小杏樹便沒有遇到什麽磨折，一天長得高一天，小扁豆也長得非常茂盛，祇用一個小嫩頭，繞在小杏樹的根上，開了一串小紅花。

每逢天要下雨，小燕飛得很低，將從小杏樹梢上掠過，小杏樹便問道：

『燕先生，你看見我的木槿大哥，牠好麽？』

『牠好呀！花開得更大了。』燕子的翅膀扇動着，牠感到燕子翅上的風，撲下木槿花的香味，小扁豆也聞到了，讚美道：

『香呀，眞眞的香呀，憑牠的香味，就知道牠是一個怎樣好的朋友了。』

深秋到了，番瓜藤和扁豆藤都枯死了，小杏樹的葉子也落盡了，衰黃的草裏，破大罐還歪着大肚，氣憤憤地站着。

第三年春天小杏樹開花了，四圍仍生着許多的番瓜和扁豆。牠身旁有幾棵小扁豆是從前扁豆姑娘的孫女，每天都笑迷迷的，鬧着牠講牠們祖母的故事。麥子黃時，牠在感念木槿大哥和扁豆姑娘的當兒，枝頭的杏子也漸漸地黃了。破大罐並沒有如牠所想，老骨頭已經破碎，肚子還是氣得鼓般高，歪歪斜斜地站在青草裏。小杏樹將一根枝子儘量地伸，

伸到牠的頭上，一個黃黃的杏子落下來，正好落在牠的破嘴裏。

『唔！』破大罎一擡眼，知道小杏樹是給牠杏子吃的。牠哼哼地哭道：

『我錯了，我錯了！小杏樹，你是好人，我從前不該幫助番瓜藤欺壓你！』

牠的破嘴哭得很大，一個黃黃的杏子，



小杏樹將一根枝子儘量地伸

又落到牠的破嘴裏。

遠遠的一陣『嘻嘻哈哈』的歡笑，伴着『哄通哄通』的小脚跑動聲，——阿芳帶着他朋友來了。

舊緞鞋

『嘩啦啦！』一隻舊緞鞋雜在一簸垃圾裏，倒了下來。舊緞鞋跌得昏暈了。牠定一定神，看見四圍是一大片的廣場，這兒，那兒，倒了大堆小堆的垃圾；毒熱的太陽光，很猛烈的蒸着，不遠處一汪死水，鼓起肉瘤般的綠泡，臭氣放散出來，幾乎使牠的鼻子無處安放，祇好向垃圾裏鑽了一鑽；『嗡，嗡，嗡，』一大羣蒼蠅飛起來，又栽下去。

『天呀，這叫什麼阿鼻地獄呢？』舊緞鞋向來是最愛好看的；牠主張不爲着好看而存在的東西，都是沒出息，非常的下賤。這樣齷齪的地方，使牠全身痙攣，眞受不了。牠恨牠的女主人，對待牠越來越壞了。當牠新簇簇的時候，顏色是水綠的，彎彎的身上綉滿好看的花，花綉得非常精緻，一個花瓣，一片花葉，足足要費去針線婆一天的工；鞋口上圍着金絲的辮子，粉紅的絨毛從口中噴露出來，有三四尺長，顫巍巍的動；柔軟的薄皮底上，嵌着許多奇異的花紋，是一個著名的圖案畫家，苦苦的設計兩星期，才完成了的。牠的伴侶，另一隻緞鞋，正和牠一樣的美麗，一樣的値錢。牠們的女主人，是一位二十歲上下的小姐，把牠們穿在脚上，便

顯得格外的高貴，格外的漂亮；兩隻脚搖動，像兩隻輕妙的翠鳥，剛要飛停在花枝上的樣子。那時她待牠們多麼好呀！遇着什麼大宴會，她總穿着牠們去，鞋肚裏灑進名貴的香粉，走一路就香一路；她朋友看見，都拍着手，讚美她道：『這一雙鞋子，你穿着，更使你像天上的仙女了！』舊緞鞋很清楚的記得：有一次一個女僕無意滴一滴茶在牠上面，她的臉頓時嚇變了色，結果，挨了一頓的毒打，攆出門去。後來那小姐請了許多化學家，費去很多貴重的藥品，才把牠身上一點的茶斑洗掉。在牠昏暈的頭腦中，兜風的汽車，電光眩眼的跳舞場，……一時紛湧上來，同目前這種景況一比較，牠哭了，身子微微的扭動着。牠的小姐若埋怨人，撒嬌

的哭着，也是這樣子的。

『嗯，嗯，她喜愛我們時，把我們捧到天上還要捧；但那是應當的，她沒有我們，她不會那樣的好看。我們祇舊了一點，就把我們塞到破箱裏去，和一堆破爛的東西，擠在一起。她知道我們是和她一樣愛好看的，愛好看就愛乾淨，一點茶斑都受不得。在破箱裏，灰塵，蜘蛛網，弄得滿身，她也不管了。但那裏究竟還可以勉強住一住，她千不該，萬不該，讓我給那班混賬丫頭拖出來，混在垃圾裏，拋棄在此處受罪。不說別的，這裏的臭氣味，便把我磨折死了。嗯，嗯，我親愛的伴侶呀，你在那破箱裏，知不知道我的痛苦呢？』

牠在破箱裏，總希望能有一天，那小姐會把牠們拿出來，穿着去赴什麼跳舞會，現在知道這個希望破滅了，牠很傷心的哭着，身子猛烈的抽搐起來。

眞倒楣！一羣骯髒的蒼蠅，嗡嗡的飛過來，落在牠頭上，戲臺上小丑似的，沒有鬍子，假裝理鬍子。一個肚皮肥大的向牠肚裏望一望，哼了一聲說：

『嚇，假使我們能有很大的力氣，把這傢伙拖到死水汪裏浸一浸，牠便有我們愛聞的臭氣味，倒是我們一座很好的大宮殿哩。在這裏下卵，舒服極了！祇怪我們沒力氣。』牠說話時，嘴在舊緞鞋的花朵上，吐了一窩細小的黑斑。

『滾！』舊緞鞋氣極了。牠最討厭臭，臭就不乾淨，不

乾淨就不好看，不好看就是沒出息，就是下賤。蒼蠅要把牠拖到水汪裏去，不是把牠的身分弄低了麼？牠現在雖然時運不好，但想到自己高貴的身分，還值得驕傲，蒼蠅配侮辱牠麼？牠用盡力氣，身子跳了一跳，蒼蠅嗡嗡的飛起來了。

『哼，我敢說，不久，會有一個孩子跑來，把牠拖到死水汪裏，當小船玩的；他玩過拖上來，就讓我們在牠的肚裏下卵；那時牠全身溼透，一點不能動，還怕牠發什麼臭脾氣麼？』零一個蒼蠅停在一片的爛菜葉上，這樣的希望着。

舊緞鞋聽到這樣的話，心嚇得別別的跳，喊道：『我的姑娘，來救救我吧！可憐我高貴的身分快要破產了，不是我使你受了許多人的讚美麼？你這樣對待我，究竟應當不應

當？』

太陽越蒸越熱，遠處的樹梢上，一點風也沒有，臭氣味來得更厲害了；舊緞鞋昏迷的睡去。牠身上的緞雖然舊，但口上金絲的辮子，還發着亮黃的光；至於粉紅的絨毛，大部分已經禿了。

熱天是容易下雷雨的。一場大雨，激起舊緞鞋身旁的垃圾和泥土，沾滿了牠的一身，幫上的花完全蓋住。牠的軟皮底受了潮溼，當時就腫漲起來，又笨又醜，幾天後幫子近底的地方，也開始爛了。牠看着自己的怪樣子，嘆口氣道：『完了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！』

這一天，太陽照常熱得很，牠緊閉兩隻眼，祇管不分日

夜的睡，忽然覺得被人拿了起來，牠想：大概是一個頑皮的孩子，受了蒼蠅的唆使，跑來把牠拋在死水汪裏去，給蒼蠅做子孫窩的，事情到了這樣，祇好隨牠去。但出乎意料之外的，是聽到『這還是一隻很好的緞鞋哩，爛了眞可惜。』牠勉強睜開憂鬱的眼睛，看見一個四十多歲的賣草的，抗着扁擔，捧牠在手中，默默的看了

『這還是一隻很好的緞鞋哩。』

好一會。他用繩把牠扣在扁擔的頭上，向鄉間走去。牠雖然被弔得有點不耐煩，但離開那堆垃圾的廣場，鼻孔裏聞不到死水汪裏蒸發出來的氣味，還有那羣可惡的臭蒼蠅，不再來騷繞牠，牠想到這裏，也就滿意了。

路漸漸通到一座大山中，賣草的走到兩間小矮屋前，還未進門，就喊道：『小玉，爸爸替你辦一隻小花鞋來，你看好不好？』

『啊，那裏？』舊緞鞋看見一個小女孩跑過來了，一隻脚赤着，一隻脚穿着破大的老布鞋。牠大大的驚訝道：『他難道要將我配給那老布鞋麼？那怎能？看牠那死相，千萬塊補釘，若不是穿在人的脚上，我眞不相信那叫做鞋子哩。』

牠再看那小女孩，和從前穿牠的小姐比起來，眞好像在十八層地獄中的一個餓鬼！她有十三四歲，臉上皮貼着骨頭，兩隻眼陷落下去顯得很大，初看時，很使人害怕；小辮像一條死鱔魚蜷曲在腦後，明顯顯的一個黑大的虱子在上面爬；身上所穿的也不像衣裳，這兒鼓起一個疙瘩，那兒掛着一大塊，一股撲鼻的灰腥味。她慌忙忙的伸出兩隻手，把牠從扁擔頭上解下來，摜一摜幫上的泥，哄通的向地上一坐，就把那隻赤着的脚向牠的肚裏塞。噯呀，這還能叫脚麽？上上下下，長着爛紅的瘡，還有許多橫一道，豎一道的血口子，灰啊，泥啊，更不用說了。脚向裏塞，一用力，『喀叉』牠的肚上裂了一道縫。她終於穿上了，舊緞鞋覺得全身似分解開

來一樣的疼痛。牠氣得要命，心裏說：『這眞是比天還大的侮辱！穿在這樣破爛的脚上，配給這樣的老布鞋做老婆，眞的，倒不如爛在死水汪中哩。賣草的家裏既生不出小姐，就不應當請我來；請我來，也要恭恭敬敬的供在潔淨的大櫃上，讓他一家，還有遠近的親戚都來看一看。他們活了一輩子，不知看沒看過像我這樣値錢的緞花鞋哩，看一看，究竟也算開了一次眼界！哼，他竟這麼辦！笨猪，一點美術的意味都不懂！』最後這一句，是牠從前女主人常掛在嘴上的。

小玉穿着牠，怪高興的，裏裏外外的跑；牠的嘴時常碰在老布鞋的嘴上，牠氣得幾乎昏過去。

矮屋裏黑漆漆的，月光從笆門縫中透進來，小玉躺在竈

前的草上睡了，老布鞋和舊緞鞋並肩的擺着。老布鞋做了一天工作，到夜裏，就很平和的睡了，舊緞鞋卻氣得睡不着。牠心裏想：人眞不能倒運啊，一倒運，什麼東西都來欺負了。我從來沒在泥地上走過路，身分多麼的高貴，現在竟有人這樣的糟蹋我。牠越想越氣，狠狠的推一下老布鞋道：

『滾開，你這樣蠢，一個大也不値；配和我站在一起麼？』

老布鞋被牠推醒，馬馬虎虎的問道：『你還沒睡着麼？一個人乍到生地，總是不容易馬上就睡着的。』

『我不同你談這些閒話，快點站開去！』

『啊，啊，你怎麼這樣的氣呢？在白天，我就看你臉色不大好，什麼原因？請你告訴我，我得罪你了麼？』老布鞋

揉揉眼，很驚奇的說。

『你想哩！總而言之，我卽使再失時，你也不配和我在一起！我幫子是緞的，底子是皮的，身上一個花瓣，一片花葉，都足足要費去針線婆一天的工，我的身分多麼的高貴！你是什麼下賤的材料，滿身都是補釘！』

『啊，原來爲着這事！是的，我也知道我和你站在一起，很不相稱，但我們是要幫助小玉走路的，爲着合作，不得不在一起，』老布鞋很誠懇的解釋着。

『哼，你以爲我是專門幫助人走路的麼？你眞祇看過碟大的天！』

『我們不幫助人家走路，還能有別的事幹麼？』

『哼，你今晚遇見我，你要長不少的見識哩！祇有像你這樣下賤貨，是幫助人走路的。至於我，自然與你不同，我是專門爲着人家好看的。在以前，有一位小姐穿着我，從沒在泥地上走過一步……』

『脚不在泥地上走，又在什麼上走呢？』老布鞋覺得奇怪了。

『我說你祇見過碟大的天，你還不服氣。我告訴你，她走的是紅漆的樓板，駝絨的毯子；不然，就坐着光滑滑的大汽車，帶着我在上面「嗚啦嗚啦」的跑。我小姐說過，拿脚在路上走的人、都是下賤的奴才，你是奴才的奴才，配和我並立着麽？』

老布鞋說：『請問你，你專門爲着人家好看，身分就高貴，但爲什麼就高貴呢？』

『嚇，你還說這話！爲着人家好看，當然就高貴。你太笨！我舉個實在的例子罷。我小姐穿着我時，人家便說她格外的好看。有一次在跳舞廳中，我幫助她跳着狐步舞，有幾十副有錢紳士的眼，都釘在她的脚上，手掌拍得哈哈的響。一個少年紳士，他西裝的口袋裏，塞滿成捲的鈔票，手指上帶着幾個照眼的寶石戒指，走過來要求我小姐和他對舞；但我小姐不高興他，她喝聲『滾！』我幫助她狠狠的踢了他一脚。嚇，我的威權多麼大！你敢得罪這樣有錢的少爺麼？這正是我身分高貴的道理。』舊緞鞋越說越有精神，過去的光

榮使牠忘記了現在的沒落。

『是的，你重要是爲着有錢的小姐好看，少年紳士看着她穿着你跳舞，拍着手讚美，但是這能比穿在小玉的脚上，幫助她走路，少受一點的痛苦，還要有意思麽？好，我們談一談閒話罷。從前我是穿在小玉媽媽脚上的。小玉在以前穿沒穿過鞋子，我不知道，從我在她媽媽脚上時，她就赤

她一路爬回家

着兩隻脚，每天到山上砍山草。她脚上的瘡和血口子，你是看見的，瘡是受潮溼的毒，血口是荊棘和石尖刺出來的。一天，她在山上，脚後跟刺進一根粗木刺，她咬緊牙，拔了好幾次，沒有拔出，好容易才一路爬囘去。他媽媽看見，身子一酥，眼一瞎，才拔出來，脚後跟現出一個指頭大的洞，血直射出來；她媽媽研了幾把乾泥粉，按在她脚跟上，才止住了血。窮人的脚不問能不能走，還是要走的。她媽媽怕葛針沙石……陷到她傷處的肉裏，把我和我的老件脫給她穿，不意她上次又無意把我的老件墮在萬丈崖下黑坑中去了。她脚底下大大小小的碎口，不知有多少，不穿鞋子，走那沙石堆滿的路，就痛到了心。我承認我和你站在一起，很不相稱，

但我想你能和我幫助小玉脚不大痛，多砍幾斤的山草，多做一點工，比專門給有錢的小姐穿在脚上，給少年紳士看着，拍着手掌笑，多少總要有一點意思吧。』老布鞋說得非常的誠懇，自己感覺到心跳動得非常快。

舊緞鞋從來沒想到世上有這樣痛苦的事，老布鞋的話，牠聽來很新奇，也似乎有一點道理。牠不像先前那樣的暴燥了，沈吟一會說：

『是的，小玉也應當幫助，但祇有像你這樣，才適宜幫助她。我是適宜於有錢的姑娘穿着坐汽車，跑跳舞場的，因爲我太好看，太嬌嫩了，生來不能做像你那樣粗笨的事。我能夠使穿我姑娘的脚更加好看，我已盡了我自己的責任，別

的我怎能呢？在小玉的脚上和你合作，我是幹不來的。』

老布鞋兩隻老眼望着牠，很興奮的說：

『我的朋友，請你想一想：像你們這樣好看的鞋子，祇能把那班小姐少爺裝飾起來；但是把那班小姐少爺裝飾起來，好做什麼呢？他們祇知道穿好，吃好，一天到晚的享樂，把許許多多人的血汗，供給他們糟蹋；這種人眞是世界上最沒用的東西啊。我的朋友，你祇能給那班無用的人，做一點裝飾品，別的好事，一點也沒有做，已經破舊了，我眞替你傷心哩。』

舊緞鞋沉默了好久，好久，沒有話說：東方的曙光快要出現了，牠忽然很悔恨的說：

『唉，什麽好看和高貴，我卻自己騙了自己了！』

第二天，太陽還沒有出，小玉一隻脚穿着老布鞋，一隻脚穿着舊緞鞋，背着草籃，拿着鐮刀，很快活的到山上去砍草。舊緞鞋有時頭碰在石塊上，有時被荆棘拉破了臉，這從來未受過的痛苦，牠咬着牙關忍受着。牠覺得以前的生活，眞太空虛了，現在才稍稍的充實，自幸牠沒有在破箱裏或者堆垃圾的廣場中，斷送了牠的一生。牠想起那一隻緞鞋，牠親愛的伴侶，還睡在木箱中吧？可惜牠不能得到這同樣的機會，替人類做一點有用的事。

四五天後，舊緞鞋口上的金絲辮子被樹枝拉掉，粉紅的絨毛也不剩一根，幫子也破了好幾處，上面花不像花，葉不

像葉，祇有軟皮底還是完好，雖然那些圖案的花紋，早被沙石磨擦下去，不久，小玉在牠的身上，補了幾十塊的粗布補釘；牠從此就和老布鞋一樣的堅固，一樣的結實。

朝陽中的笑

一　怪鐵索

你們看見過像小張這樣的孩子麼？

他的臉非常的黃，頭髮纏結着，蓋到腮上，眉頭總是縐着，好像從來就沒有笑過的樣子。他一身的破衣，連一副好的鈕扣都沒有，祇勒着一道的草繩；脚上穿的，是人家拋在路旁的草鞋，後跟總是有兩個大洞，他的脚踵，被破磚破碗

刺出許多的血口，還有許多的木刺在裏面做窩，弄慣了，也不覺痛。

他記不清爸爸，就是媽媽也記不清楚，祇記得嘴旁有一個大黑痣。在他六七歲時，他爸爸被軍隊拉去搬子彈，一去就沒有回來，有人說已被礮火打死了；於是他媽媽，按照當地搶寡婦的風俗，便被人搶去，搶到了什麼地方，他也不知道。他先討飯，後替人放牛，竟然能活到十六歲，不能不說是徼幸的事。

在他討飯時，有一次在一堆垃圾旁，拾青菜皮，腿酸肚餓，眼一黑，跌倒下去，再想爬起來，身上不知有多重，一陣着急，在地上亂滾，忽然聽到『吭啷吭啷』的聲音，這不

是鐵索響的嗎？他的心猛然一驚動，以爲什麼地方軍隊解犯人過來，但四方一望，一個人都沒有。他掙扎了好久，好久，才能夠站起來。從此他身上便似乎有什麼東西束縛住似的，一天比一天緊。夜半睡醒，無意中伸手一摸，時常會摸着一條冰冷的鐵索，多粗，多大，像大蛇一樣地纏繞在身上；他嚇得喊一聲『親媽媽』，從一堆草裏跳出來，再摸一摸，身上的鐵索又沒有了。

在一個秋天的晚上，他在河旁割牛草。河旁的草已不如二三年前那樣的茂盛，因爲農村一天窮困一天，就是五六歲的孩子，都背着草籃割草，希望能賣得五六個的銅板，所以河岸上的野草，一年一年，漸漸的少了。他彎着腰在河岸上

跑，看見一根就割一根，籃子割不滿，回家要吃主人的拳頭；籃子要滿，腰酸了，才敢站起來，直一直腰。這時太陽像血紅的餅，祇剩下半邊在地平線上，馬上就要落下去，一片紅光也隨着就要隱沒。紅光中有一個老頭在大路上推着小車，車上堆些缸甕，大概是推到城中去的。老頭躬着肩腰，張大着有鬍子的嘴，哈哈的喘，兩手把住車桿，袒露的肩臂上，鼓漲的筋，一條條的亮光閃耀着。他脚下踏起白霧似的灰塵，灰塵中好像拖着什麼東西，脚擡起來，映着夕陽，很明顯的那東西是扣在他的脚上，一個環節，一個環節連貫着。啊，那不是一條的黑鐵索嗎？小張的心突然抖動一下，昏迷似的抛下草籃，向老頭的身旁就跑，大聲的喊道：

『老人家，老人家，我把你脚上的鐵索解下來！』

他眼中射出痛苦的光，低下頭，手剛碰到推車老頭的脚上，那裏還有什麼鐵索呢？老頭向他冷淡的望了一眼，嘴裏似乎哼了一聲，手揩一揩淌在鬍子上的汗，車子仍咕吱咕吱的向前走。他絕不是眼花，明明白白的看見黑大的鐵索拖在老頭的脚上，怎麼忽然就不見了呢？他獃獃的站着，眉頭縐得緊緊，兩眼注視着黑漆漆的地面。地面上忽然現出一大堆的鐵索，先是盤繞着，後來漸漸的蠕動起來，向他的腿上亂纏；他頭一昏，跌了下去，再看一看，身下是一堆乾枯的蒜豆藤子。

到冬天，人家不需要他放牛割草了，他回到他爸爸遺留

下來的破屋中，夜裏的寒風繞着破牆亂吼，屋頂的小洞，漏下星月的光。他睡不着了，媽媽嘴旁的黑痣，在細小的亮光中，一上一下的跳動。他想到他媽媽被人搶去時，他如何跟在後面哭，如何被人恐嚇，衹好躲在亂草裏；媽媽回望的那副眼啊，整整的是兩顆大大的眼淚。他又想起他在極冷的天，打凍汲水，墮在凍窟窿裏，好容易從水中爬出來，西北風一吹，水馬上在衣上冰凍着，他衹咬咬牙，沒有向誰個喊一聲冷；夏天火熱的太陽把鮮綠的草葉都曬得低垂下去，他衹穿一條破短褲在地裏割草，背上曬得像火炭頭一樣，一層一層的黑皮向下面落，他也沒有向誰個喊一聲熱。這些事，他認爲苦嗎？不，從來沒有這樣的想過。但一感到身上似乎

路上，不是一個婦人的影子嗎？頸上拖着一條的鐵索，正大聲的『吭啷吭啷』的響。他追上前，大聲的喊道：

『停住，停住，我要把你頸上的鐵索解下來！』

那婦人驚異地回過頭來，望着他顫着嘴脣說：

『你能解下我脖上的鐵索嗎？可憐的孩子，我怕你解不下來了，我因爲孩子的爸爸有病，現在死了，借人五十塊錢的利債。我明天沒有錢還，就要進監獄，天呀，我眞不知現在向那裏借錢了。你能有錢借給我嗎？』

他再細看，婦人的頸上，鐵索忽然不見了，『吭啷吭啷』的聲音也消失了，風吹着枯秃的樹枝『嗚嗚』的響。

『怪鐵索，怪鐵索！』他狂叫着，附近的狗都驚得『汪汪』

的吠。

他回到屋中，身上的怪鐵索忽然格外的重起來。他悶得在身上亂抓，抓破皮，抓破肉，流出鮮紅的血，但身上還是重。他覺得那處重，就把那處向牆上的石頭亂撞，有時明明白白的聽到『吭啷吭啷』的響；但撞了好久，怪鐵索依然在他的身上發重。

後來事情愈弄愈奇怪了。他遠遠的望見許多窮苦的農人，老的也罷，少的也罷，身上都掛着一條鐵索。他想，他們難道就不知道嗎？他們一定都感到鐵索的重量，和鐵索的束縛！同他們商議商議，也許能想出一條的好辦法，打破大家身上的怪鐵索，因而他決定問他的主人說：

『我看見我們身上都有鐵索纏繞着。我覺得這東西一天比一天重，但用手摸，就摸不着，眞古怪得很！你覺得如何呢？』

『胡說，那裏有什麼鐵索？人家看不見，祇有你看見！人話不說，說鬼話！』他主人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人，性子很急，一板正經的教訓他。

他不敢再追問，怕吃他的拳頭。他明明看過他頸上的鐵索，也許他忌諱什麼，不肯直說，再問一問別的人吧。於是他又向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問道：

『我看見我們身上都有鐵索纏繞着。我覺得這東西一天比一天重，但用手摸，就摸不着，眞古怪得很！你覺得如何

呢？』

『胡說，那裏有什麼鐵索？人家看不見，祇有你看見！人話不說，說鬼話！』老頭正忙着耕他的地，叱責他幾句，又揚起大鞭，牛繼續向前面走。

他還不死心，又問了幾個年歲老的人，他們都駡他是胡說。他碰了好幾次釘子，越想越悶，晚上做完事，垂着頭跑到蘆葦裏，臉黃黃的，眉頭縐得緊緊，默默的站在那裏，什麼事都不知道了。

河岸旁的草忽然『沙沙』的動，露出一個女孩子的臉。她有一副美麗的大眼，但面龐却黃瘦得可憐。她名叫小英，是王家的童養媳婦，天天要出來割牛草。她看見小張那副頹喪

的臉，很同情的問道：

『你躲在蘆葦裏做什麽的？』

小張閃動他失神的眼說：

『我看見我們身上都有鐵索纏繞着，我覺得這東西一天比一天重，但用手摸，就摸不着。我告訴他們大人想商議出一個辦法，把大家身上的鐵索解除下來，但他們都駡我胡說。小英，你覺得身上有沒有鐵索纏繞着呢？』

『是的，我肩頭上，就好像盤着很重很重的東西，恐怕就是你所說的鐵索吧？』她驚詫着，美麗的大眼，睜得更大，等待小張的回答。

小張忽然看見小英的肩頭上，盤着一道黑大的鐵索，不

禁的狂喊道：

『啊，你看，你肩頭上明明白白盤着黑大的鐵索，你看見了吧！』

小英眼一低也看見了，身子抖了一抖，兩手剛要解開那鐵索，鐵索不見了。

『奇怪，奇怪！』小英的下巴抖顫着。

蘆葦中漸漸蒙上了黑影，他們很憂鬱的走開。

一　黑山魔王的鑰匙

小張到了十六歲這一年，已經有很多很多和他年齡相同的窮孩子，都承認他們身上有一條古怪的鐵索，累得他們走

路時都吃力，時時刻刻的喊道：『怪鐵索，怪鐵索，我們用什麼方法才能解除這東西呢？』但老年人聽到，總摸摸鬍子道：『胡說，胡說！』

怎樣才能打破這怪鐵索，這幾乎是他們見面時就要討論的問題。

當春暮時，日光曬得人嬾洋洋的，從遠方來了兩個有學問的人。一個年老的，一嘴花白的鬍子，臉上的綯紋重疊着，看來非常的仁慈；一個年青的，眼光敏銳，嘴角顯露出堅決的神氣。他們到了鄉間，立刻各村都宣揚着，最惹起他們談論的，就是年老的學者，走路時，兩隻眼都湊近在一本破大的書上，時時很古怪的搖着頭；那少年卻問張問李，就

連小小的牧童，他都當着很大的事情，和他談話、

小英在田隴旁，一面放羊，一面用小刀挖那才生出的草，少年學者走到她面前站下來，她嚇得要跑，他趕忙用手勢止住她，很溫和的問道：

『你這位小妹妹，吃過早飯了吧？』

她不敢說話，祇搖搖頭。

『天已經要到正午了，爲什



你這位小妹妹吃過早飯沒有

麼還不吃早飯呢？』

『我沒有早飯，祇吃午飯。』她在喉嚨中低低的說。

『你覺得痛苦嗎？』

『常捱餓，也不覺得什麼。』青年學者和靄的態度，漸漸使她有了膽量。

『別的痛苦也沒有嗎？』

『有哩。在我們這鄉間，有許多許多像我這樣的窮人，最大的痛苦，就是身上都似乎有一條鐵鍊束縛着、累得人非常的疲倦。你們讀書的能知道這是什麼道理，有沒有什麼解除的辦法？』小英可憐的眼，擡起來，望着陌生的客人。

『啊，你們也感覺到身上有什麼無形的鐵索嗎？有許多

別地方的人，身上也有這樣的鐵索，但他們有的已經解除，有的正在解除，你們也應當和他們一致的去解除啊！』

『怎樣解除？怎樣解除？』她連聲的問着。

『解除的方法，在我看，祇有一種。你們要和黑山魔王去爭鬥，搶奪他的小鑰匙。』

『啊，啊，那個是黑山魔王呢？小鑰匙又有什麼用？』

『離你們這裏六十多里路有一座大山，名叫黑山，山中有一個黑山魔王，你們身上的怪鐵索，都是他用一種魔法鎖上去的，祇用他的小鑰匙向上碰一碰，怪鐵索便失掉魔力，再不能束縛什麼人了。但是那黑山魔王把小鑰匙很謹愼的收藏着，招了許多軍隊，買了許多大礮，防備身上纏着怪鐵索

的人來搶奪。他所以要這樣保護小鑰匙，就因爲他一旦失掉小鑰匙，他的魔法便失掉一切的效力，黑山魔王便做不成了。』

『去搶那小鑰匙的人，不要變成礮灰嗎？』

『不一定完全如此，眞理的光，熱情的火，會使一切的鎗礮失掉了效力。』

小英聽到這話，忽然來了精神，抛開了客人，抛開了羊，慌慌忙忙的跑到小張那裏去，把靑年學者的話，全部告訴他。他聽到『眞理的光，熱情的火，會使一切的鎗礮失掉了效力』，黃黃的臉，忽然閃出紅灼灼的光，緊縐的眉頭也舒展開來，嘴角露出堅決的神氣，比那少年學者還要堅決，

喜得跳起來說：

『我情願變成礅灰啊！祇要我們大家身上的怪鐵索能夠折斷！』

『奪取黑山魔王的鑰匙！』這一個口號，第二天便傳遍鄉中貧窮的孩子，個個都摩拳擦掌的喊道：

『奪小鑰匙去，奪小鑰匙去！』

他們怕大人們干涉，在黑夜中偷偷的走了，有的執着割草的鐮刀，有的抗着叉麥的鐵叉，有的舞着掘地的鋤頭……

他們因爲不知道黑山在那裏，又不敢問他們的大人，有一個祇知道黑山是在北方，但不知路怎樣的走。他們向北走有五六里，有一片大草地，草長有三四尺深，他們就停在那

裏，等到天亮，找一個人問一問，到黑山的路向那裏走。

天亮了，白霧中搖着人的影子。

『啊，啊，那不是昨天同我談話的先生嗎？我們快問他黑山在那裏。』小英臉偶爾轉向南面望一望，手指着說。

他們都回望南方，果然來了那兩個有學問的人。年老的還捧着書，頭很古怪的搖着；年輕的兩隻眼在望東望西，好像尋找什麼似的。

他們像一羣蜂子，圍在兩個學者的身旁，年老的學者，一面眼釘在書上，一面嘴咕噥咕噥的問道：

『孩子們，你們亂哄哄的耍的什麼把戲？鎌刀呀，鐵叉呀，……』

說。

『我們是去搶奪黑山魔王的小鑰匙的！』孩子們熱情的

『啊，啊，古書上沒有什麽搶奪的道理，我們聖賢都一向以和平爲貴，你們眞需要黑山魔王的小鑰匙，向他哀求不行嗎？何必鐮刀呀，鐵叉呀，……像打仗似的。你們要知道打仗是很野蠻的，快快把鐮刀鐵叉送回家裏去。你們看這「和平」兩個字多麽好看。』年老的學者把破書上『和平』兩個字，用小手指怪神氣的指着。

幾百個的孩子發獃了，有一個說：

『我們把鐮刀鐵叉送回去吧。』

『不行，不行！那麽你們就永不能解除身上的怪鐵索。

』年輕的學者認眞的說。

『啊，啊，你專門喜愛叫人蠻幹！』年老的學者憤憤的說一句，眼又釘到書上去。

他們更躊躇了。

『好，你們這樣罷！先向黑山魔王哀求試一試，但你們的武器千萬不要拋開！』年青的學者對他們說。

『先生，到黑山去，怎樣走呢？』小英問那年青的學者。

『由此向西，再向北走，便能望見黑山的影子。』

兩個學者向另一條的小路走開，年老的仍捧着書，很古怪的搖着頭；年輕的時時向他們望。

走到天中，黑山的影子望見了，他們走到山麓，將手裏的武器藏在樹林中青草裏，再向上面爬。不久，一所很高的樓屋從樹林中現出來，一面大紅旗高高的懸着，上面寫着『黑山魔王』。

『嚇！什麼人？』他們正看時，面前喝出這樣的一聲，立刻草裏出來一個兵，手捧着鎗，就要向他們打。

『我們是來請求黑山魔王解除我們身上的怪鐵索的，祇要他的小鑰匙在我們身上碰一碰啊。』他們把來意說出來。

『胡說，你們身上有什麼鐵索？即使有，於你們也很好；牛馬沒有繩索就能拉車耕地嗎？牛馬需要繩索，你們也需要鐵索；沒有鐵索，你們便不能安心做事！』

『鐵索束縛我們眞再也不能支持了，你讓我們見一見黑山魔王罷！』他們憤激的說。

『哼，你們這班小鬼也想見一見黑山魔王，你們看見我的尊容，就是前世修來的，還想見黑山魔王！快走，再不走，我就開鎗！』

他們退，退，退，退到山麓樹林中掩藏兵器的地方，小張瘋狂似的喊道：

『哀求是沒用的，黑山魔王的小鑰匙不去搶奪，怕永遠碰不到身上來罷！』

深沈的樹林中，鐮刀，鐵叉，鋤頭，……響動了。

三　笑的種種

夜來林中的黑霧，漸漸的散了，青白色的曙光投在草場一角上。各種鳥雀都從樹中唧唧喳喳的飛起，沈靜的樹枝立刻騷動起來；牠們奔跳着，飛舞着。夜裏『哄通哄通』的鎗礮聲，和鐮刀，鐵叉，鋤頭的『乒乓』聲，造成林中的恐怖，似乎已經過去了。

曙光越來越亮，樹下軟草窩裏的小鵪鶉也醒了，頭慢慢的伸出，伸到窩旁的野蒿裏，搖了幾搖，滿臉都搖上些露水，歪着臉向牠的媽媽說：

『媽媽，我已經洗過臉了。你告訴我，夜裏究竟是什麼

東西，「哄通哄通」的，又「乒乓乒乓」的？那時你叫，我不要則聲，我就不則聲，祇覺得你蓋在我身上的翅膀，不住的顫。媽媽，那究竟是什麼一囘事？』

老鵓鴣說：『乖啊，夜裏大概是黑山魔王的軍隊同別的軍隊戰爭的。「哄通哄通」的是鎗礮，「乒乓乒乓」的不知是什麼傢伙。黑山魔王的大礮眞毒怪啊，一股火從大礮裏打出來，就是我上天帶你去看的那大崖頭，都能打一個粉碎。謝天謝地，那樣的火沒有飛到我們這裏來。我親眼看見一道通紅的火光在林中一繞，樹葉都照得像潑上了血，那時我眞怕死了。跑，我們鳥類，夜裏眼不行，又不敢跑，我祇得用翅膀緊緊的蓋住了你。你看見一定要嚇得狂喊哩。咕嘟，咕

嘟，眞可怕呀！』

小鶺鶉聽得怕起來，鑽到媽媽的翅膀裏，祇露出兩隻大眼。正在牠發獃的時候，眼前忽然飛來一道的彩光，一隻紅紅綠綠的野雞，招呼老鶺鶉說：

『看熱鬧去，看熱鬧去，聽說東林中打死一個孩子哩。去呀，去呀！』

『媽媽，你馱我去，我們也去看。』小鶺鶉仰着毛臉，請求老鶺鶉，心裏又有點怕。

老鶺鶉叫牠兒子站在牠背上，撲着翅膀，這樣馱着，便要省一半的力；『忒楞楞！』四個翅膀飛起來。

牠們在途中遇見許多鳥雀，都飛去看熱鬧；飛得最起勁

的，是一羣烏鴉。有一個烏鴉老爹『啞啞』的大笑道：

『哈，我們眞眞有口福！』

『嘻嘻，哈哈，呵呵呵，烏鴉老爹有口福，我們有眼福，又有一個打死的人給我們看。烏鴉老爹，請你們慢一點吃，讓我們好好的看幾眼！』成羣的鳥雀在烏鴉尾巴的後面瘋狂似的追着。

打死的孩子躺在草地上，面孔很瘦，黃是不用說了。身上穿着破爛的衣裳，鈕扣沒有一副，腰間緊緊的勒着一根草繩，脚上的草鞋每隻後跟都有一個大洞，露出脚踵，脚踵上，橫七豎八的都是刺破的血口。四肢挺伸在盛開的野花裏，右手裏抓着一把割草的鐮刀；胸口有一處還在流血，血

沿着衣縫流到地上，左邊紅紅的一大汪，右邊紅紅的一大汪，胸口的傷處放着一絲絲的熱氣，映着美麗的藍天，慢慢的上伸。朝陽忽然從林中射出來，落在他的臉上，啊，他的嘴脣很明顯的在笑着哩！

小鶺鴒的頭擠進鳥雀叢裏，望一望血泊中的孩子，向老鶺鴒問道：

『媽媽，那孩子笑得多麼好看啊！死是快活的事罷？我也要死着玩哩。』

『嚇！死是非常痛苦的事，有什麽快活？你死了，就有許多的螞蟻鑽到你肚裏去，吃你的腸子！』老鶺鴒狠狠的說。

『嗳喲！嗳喲！那麼他爲什麼要笑呢？』小鶺鴒驚奇着，眼珠一動也不動。

『他笑，歡迎我吃他的！』烏鴉老爹『啞啞』的笑，喜得尾巴亂搖。

一隻鷺鷥小姐理着身上雪白的舞衣，非常聰明似的說：『看他穿的那身寶貝的衣裳，就知道他沒有好的穿，沒有好的吃，活在世上祇是受罪；死，就能安安穩穩的睡，不是福，也是福。我敢說，這的確是他現在歡笑原因。像我這樣活着才有眞正的價値哩！吃的是藍玉似的水面上的白銀魚，穿的是這身雪白的舞衣，祇要我舞兩個圈子，就有許多的朋友，大聲喝彩；就連鷹大王也向我講過親密的話，讚美

我是牠頭上的一顆明星。嗞！這個窮孩子嘗過像我這樣一天的幸福的嗎？活着祇受罪，死，爲什麼不笑呢？』

一隻麻雀太太，老得頭上毛都禿了，禿頭一點一點的說：

『我死，我就要笑！兒子哭媽媽，孫子哭祖母，重孫哭老太太，福這樣大，死，假如不笑，眞太不知足了。這孩子年紀這樣的輕，不會有什麼孫子兒子，那應當笑呢？眞怪得很！』

『阿彌陀佛，』一隻野鴿『咕咕』的念起佛來，牠老早就出家做了尼姑，頸上掛着佛珠，坐在尾巴上，兩爪合在一起，接着麻雀太太的話，說：『麻雀太太，我告訴你，大概

這孩子生前未做過什麽惡事，不幸他被子彈打死，觀音老母一定憐憫他，派金童玉女吹着笙簫管笛，引他到天上去，這樣，他當然喜得笑起來。麻雀太太，你看我的話說得不錯吧，我的話講中他的心，他臉上笑得更好看哩。烏鴉老爹，你們千萬不要吃他，他是好心的孩子，你吃他，說不定雷公老爺就要打你。你活到現在，年歲也不算小了，看見幾個死人笑的呢？』

『啞，啞，』烏鴉老爹笑着，『野鴿師傅，你又說鬼話哩。黑山魔王把他打死了，我們烏鴉吃點肉，又能犯什麽罪？』

紅紅綠綠的野雞跳起來說：

『烏鴉老爹，你帶領你貴子貴孫儘管吃，我擔保你沒罪。我敢說，這獃孩子一定喜歡聽大礮，大礮一響，他就停住割草，張着嘴笑，正笑時，一個子彈飛過來，把他打死了。他因爲笑得太用力，所以笑容現在還釘在他的嘴上。』



"小張，你也開始笑了。"

『對呀，對呀，野雞先生猜得眞有趣！』

無數的鳥雀都大聲的喧鬧起來，替野雞捧場，野雞喜得開張翅膀，上上下下，盤繞的飛舞。

『啞，啞，啞！』烏鴉老爹大笑着，正要啄出死孩的眼珠，山頭上，鐮刀，鐵叉斧頭的聲音，忽然響下來，接着就衝出幾百個的孩子，爲首的是一個女孩，瘦瘦的臉，美麗的大眼，一點也不錯，她是小英，手裏搖着金光閃閃的小鑰匙。她一直跑到死孩的面前，所有的鳥雀都慌忙的飛起，盤迴在樹梢上，聽小英說：

『啊，小張，我們勇致的朋友，你也開始的笑了。你爲什麼笑？我們是知道的。你想到大家身上的鐵索快要解除，

陰沈黑暗的世界，快要塗上一層鮮明的光彩。就是黑山魔王的礮彈打進你的胸口，眞理的光和熱情的火所結成的笑，仍緊緊的壓在你的唇上！』

小英的頭低下去，她抖顫的唇觸着小張還在歡笑的嘴。一塊通紅的早霞，掛在林梢，慢慢的下落，蓋住已死的小張；四圍是幾百個的孩子低頭靜默，樹上所有的鳥雀，忽然也寂靜了。

正義的火

海中有一個大島，被黑王和冰后，帶着許多的兵士佔住了。

黑王的樣子，非常可怕，全身像漆上了黑漆；嘴裏時常噴出黑汁和黑霧，掩蓋一切光明的東西。冰后的容貌，白得使人發冷，祇要有人觸犯她，她吐出一口白氣，便把人吹得直挺挺的死過去。從來『黑暗』就喜愛着『冰冷』，這樣兩

個人，配成一對，正是不足爲奇的事。

島上的人民，大部分都很和平；土地非常的肥美，原野上開着美麗的花，山上有許多結着鮮甜果子的園林，田中的穀穗，長得很大，壓彎了稈子。自從黑王冰后帶着許多的兵士到來，溫暖的太陽，明潔的星月，都隱去了；白天和夜裏一樣的昏暗，不下着驚人的冰雹，就吹着酷冷的北風，所有的植物都凍僵了。

到了島上一兩天，黑王冰后就傳令給兵士，要抓來島上許多的居民，替他們蓋起一座很高的冰宮，裏面塗上了黑漆。冰宮是用海中的冰塊堆起來的，冰后祇需在海上吹起一陣大風，海水便冰凍了。冰塊非常的滑，不容易升到高處

去，有許多工人，被從高處墮下來的冰塊，砸折了腿，砸破了腦袋；至於在黑暗中，做工不便當，礁破頭，礁破脚的，更不知多少。誰個抱怨一聲，就有圓大的鐵杖，打擊下來，宮裏所塗的黑漆，像多年的人血凝結着的樣子，在嚴冷的空氣中，放射着腥味。

黑王和冰后在新建築的冰宮中，舉行大大的宴會，所有的兵士都飲着用人血釀成的紅葡萄酒，飲到酣暢時，在死人的屍上跳舞起來。

北風怒號，那座冰宮在黑氣迷濛的霧中，發着冷颼颼的慘白的光，每晚那裏面傳出歡呼樂笑的喊叫來。

黑王和冰后派出幾個的黑衣偵探，探察島上的人民，對

他們是什麽態度。黑衣偵探有一種隱身術，島上人民的眼睛，是不能夠看見他們的。

不一刻，派出的黑衣偵探囘來了。

第一個報告道：『我到一家門前，看見一個婦人，跪在神像前禱告說：「神呀，來救救我們吧！今年我們的穀子一粒都收不到了，去年剩下來的糧食吃淨時，孩子們不就要餓死了嗎？神呀，來救救我們吧。」我聽過就囘來了。』

第二個報告道：『我到一家門前，看見一個年老的工人拖着一條折斷的腿，教訓他的兒子和孫子說：「這是天意啊，叫些魔神來，滅我們島上的人的。我的腿被冰塊砸折，活受罪，不能夠死，這完全怪我的命運不好，不必怨恨那

一班魔神。順從天意，不要焦愁，也許會有什麽救星來到吧。」我聽過就囘來了。』

第三個報告道：『我到一家門前，聽一個中年人說：「祇顧目前吧，將來是不必問的，好在這不是我們一家的災啊。也許黑王和冰后在這裏住得煩厭，再可憐我們，不久就搬到別處去。」我聽過就囘來了。』

第四個報告道：『我到一家門前，聽一個有錢的紳士，伏在火罏上，對着旁邊一羣的小姐少爺說：「冷也吧，黑也吧，不礙我們有錢人的事。我們積存的糧食，七年八年也吃不完，積存的木柴，十年二十年也烤不盡；但爲着預防將來，要把佃戶家裏的糧食和木材，多捐一點來。假如黑王和

冰后永遠在此住下來，你們也不要怕，我可以到黑王和冰后那裏商議，給你們謀一點相當的事情；現在還不能，怕那班不知道理的東西，罵我們是奸鬼。」陛下，這位紳士我很喜愛他，因爲他的心和我們一樣的黑，一樣的冷，他如帶着那班少爺小姐來謀事，陛下，請收容他們，他們辦事，一定能合你們的意。』

第五個是最後進來的，黑的臉因爲生氣，變得更黑。他報告道：『我走到一個草坡前，看見一羣孩子獃獃的坐在草坡上，向天上望。一個孩子喊叫道：「我冷呀！我要曬太陽呀！我要看原野上美麗的花呀！黑王和冰后，這兩個魔鬼，不再快快的滾，我們去放火燒他們的宮殿吧！」陛下，這孩

子，說這話的，祇有七八歲，快快的想辦法！』

黑王冰后先聽着四個黑衣偵探報告，喜得抱着亂跳；聽到第五個的報告，他們眼翻有燈盞大，脚一跺，說：『這還了得！快快捉來那個小暴徒！』

『小暴徒』捉來了，他一點沒有怕，怒睜着兩眼，喊道：『你們再不快快的滾，我就要放火燒死你們！』

『你燒吧。』黑王和冰后都冷笑着。

他擦着一枝火柴，昏黃的光剛剛一閃，冰后向他吹一口冷氣，他跌倒下去，就凍成人乾子；黑王抓過來，叫一羣兵士拿着，挨戶沿門去示衆，並宣佈他的罪狀。

黑王和冰后氣平了，相對着，嘻嘻哈哈的怪笑起來。

冰宮外忽然有許多人聲喊叫着，高高的火把照到宮裏來。

『驅逐殺人犯的黑王呀！』

『驅逐殺人犯的冰后呀！』

跑到冰宮裏來的，是一羣青年和孩子。但一轉眼，高高的火把被驚人的冰雹，和酷冷的北風撲滅了；四面漆黑，他們沒法逃走，成了一羣的俘虜。



"驅逐殺人犯的黑王呀！"

黑王很得意的搖頭道：『你們這班不足道的小亂黨，那樣火把的光，就想照退了我的黑暗嗎？』

冰后很得意的搖頭道：『你們這班不足道的小亂黨，那樣火把的熱，就想溶化了我的冰寒嗎？』

不用說，這羣青年和孩子的血，變成他們最新鮮的紅葡萄酒，他們的屍骸，給他們做跳舞廳的地板。

北風怒號，那座冰宮在黑氣迷濛的霧中，發着冷颼颼的慘白的光，裏面歡呼樂笑的喊叫又傳出來。

沒有七八天，冰宮裏在鋪着青年和孩子屍骸的地方，生出一點一點的火，漸聚在一起，成了一個指頭大的火團子。

黑王向牠一望，身上忽然像鋼錐刺了一下；冰后向牠一望，

臉上忽然有一塊肉化成了水。他倆不禁喊道：『噯呀！』黑王嘴一張，噴出黑汁來，冰后手一理，下着冰雹，火團子在黑汁和冰雹的包圍中，幾幾乎消滅了，掙扎，掙扎，好容易才滾出冰宮，滾到一個大山谷裏去。

『噯呀，這是什麼火，這樣的厲害？』黑王冰后召集所有的兵士，在宮中研究着。

一個衛兵說：『這怕是正義的火吧？這種火是從那班死了的小亂黨的心裏生出來的。我最怕那種火，我的祖父就是被那種火燒死的。』

『噯呀，這種什麼正義的火，多麼厲害呀．我們非消滅牠不可！』

全部的兵士受了黑王冰后的命令，開到那山谷裏去，想撲滅那個指頭大的火團子；可是他們身子不論那部分被牠的光照到，就爛去一塊肉，滴着黑水，未到地面就結成了冰。他們個個都不敢上前，一齊跑回去，跪在黑王冰后的脚下道：『陛下，饒恕我們，那火團子，我們沒有能力消滅哩！』

『蠢材，吃飯料！』他倆怒罵着，領着兵士，向山谷裏衝去；黑汁暴雨似的下，冰雹像拳頭般向下面打，多少粗大的樹枝都打折了。

火團子忽然不見了。

『看我們的本領！』黑王豎一豎大姆指，冰后搖一搖她的頭。

『啊，那小洞裏還放光哩！』沉默中，一個衛兵忽然很驚慌的說。

冰后走上前，向小洞裏一望，洞裏的光像剛出鑪子的鐵針刺出來，她喊道：『嗳喲，嗳喲，我的眼呀！』

她一個眼球，頓時化成水，滴在地上，一隻眼瞎了。

黑王垂頭喪氣的領着冰后回去。冰后祇有一隻眼，看得不清楚，在路上被一塊石頭絆倒，跌了一跌，氣憤憤的罵着黑王道：『你這老黑心的，看我的眼睛瞎了，不好看，馬上就不愛我。讓我跌一跌，你快活吧？』

黑王氣得嘴裏『嗯嗯』的，說不出什麽來。

他倆每晚站在宮中的最高層的樓上，就望見山谷中那指

頭大的火團子，現了出來，大聲的喊道：

『我們須要燃料呀！燃料愈多，我們的光，我們的熱便愈大，總有一天，能把那邊的冰宮照倒了的！把黑王照得不留一點的形跡，把冰后照得化成了灌溉田園的水！不論死人活人，你們藏着正義之火的心，都和我們並在一起燃燒吧！』

他倆看那火團子一刻比一刻大，漆黑的原野上，四面八方，許多許多的火星，向着火團子那裏滾去，全身就顫抖起來。

北風怒號，那座冰宮在黑氣迷濛的霧中，發着冷颼颼的慘白的光；黑王和冰后身子一顫抖，牠就『格吱格吱』的響

了。

這一夜，他倆再也不能忍耐下去，那山谷裏的火團子，已有筐大，冰宮的一角，慘白的光轉變爲粉紅的顏色，向下面滴水。總動員令發下了，全部的兵隊開到山谷裏去。

這一場戰爭，眞是最激烈不過的呀！一班一班的兵隊，都倒在火團上去，黑的血，冰的心，燒得『吱吱』的響。兵完全撲到火團上去了，燦爛的火光，被濃黑的影子包住，祗有一處，還透出一點微弱的光來。黑王拉着冰后的手喊道：『我們撲上去吧！卽使你那隻眼再燒瞎了，我對天起誓，仍是愛你的！』

『滑嗒嗒！』黑王和冰后一齊撲到火團上面去，極濃的

黑汁，極猛烈的冰雹，湧到那一點微弱的光上。那一點微弱的光消滅了！

天地眞比漆還要黑呀，樹上的鳥都凍得僵硬，像石塊一般墮下來。

北風怒號，那座冰宮在黑氣迷濛的霧中，發着冷颼颼的慘白的光，角上一點粉紅顏色的光亮不見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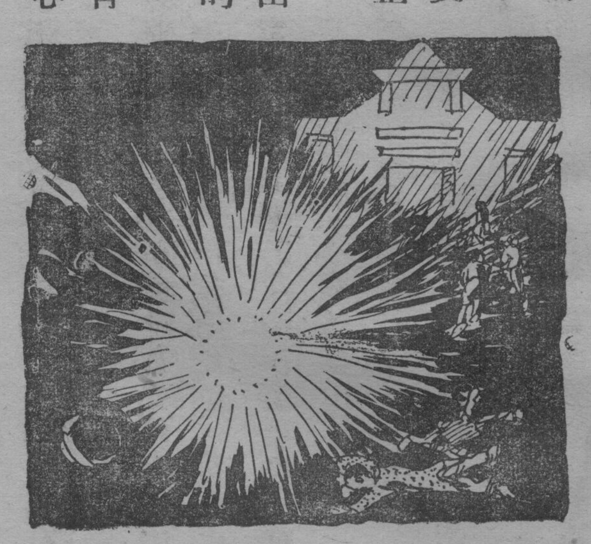
黑呀！冷呀！眞眞的黑呀！眞眞的冷呀！

『哈，我們勝利了！』黑王胸口去了一大塊的肉，頭抵着冰后的頭。

在黑汁和冰水的陣中，筐大的火團子忽然飛騰起來，高高的升到空中，猛烈的光，高度的熱，奮力傾注下來。北風

怒號中，那座冰宮，黑王和冰后剛逃到裏面，就坍倒下去，黑王一點的影跡都沒有了，冰后化成一條的小溪，一直流到原野裏去。怒號的北風停止了。

溫暖的太陽又現出來，在島的周圍冰凍的海『嘩啦啦』的溶化了，凍僵的穀子和花又生青發芽；島上的人民，心



火團忽然飛騰起來

裏迸出正義之火的，尤其是青年和孩子，很活潑的，很有精神的歡叫着。祇是那班求神幫助的，順從天意的，和祇顧眼前的人，都軟搭搭的，眼裏飄着昏弱的光，好像沒有能力應付這新世界的樣子；更奇怪的，是那班很有錢的，伏在火爐上卻凍死了，鑪裏的火還紅通通的。

兩棵桃樹

天氣竟這樣的冷啊！崖頭瀑布的水完全結成了冰柱，掛到下面的潭中；太陽照在上面，一點沒有溶化，在幾棵青松當中，一片的冷光格外逼人。

瀑布旁，一間小屋裏的少年早已醒了，凍得睡不着，爬起來，在屋裏亂跑亂跳，身上稍稍的暖和起來；但肚子又餓了，沒有什麽東西吃。他想，像他這樣窮人，一天苦到晚，

一年苦到頭，但常常弄不到飯吃，是什麼道理？有一囘，他替人砍草，聽人說，他一生祇有受苦，世界再好，同他一點關係都沒有。這幾句話，眞像冷石頭一樣壓住他的心。這樣的挨餓受凍，受人欺凌，就是山頭廟裏的黃狗也常常咬他的破腿，活着還有什麼意味？世界究竟永遠是他們有錢人的呢？還是他們窮人的呢？他常常問着他自己。

今天早，他忽然想到聽人講過西方的大山，離開此處有幾百里，山上有一處四面都是高大的崖頭，崖頭下黑隱隱的是一個古洞，洞裏住着一個叫做什麼時代老人，他能夠知道未來的事，爲什麼不去問一問，世界是窮人，還是有錢人的呢？他說走就走，衝出小屋門，向山下跑了。

跑了四五天，他不知吃了多大的苦，餓的時，祇掘些草根吃，睡的時，拾些草向上面一伏，但西方的大山終於到了。山上盡是些荒林怪石，隱隱的聽到虎狼的喊叫。他不管荊棘刺他的腿，滿山滿嶺，找那個古洞。遠遠的望見一個山嶺上，高大的崖頭豎到白雲裏去，崖頭



找時代老人去！

縫裏長出來的老樹上，盤着許多的鷹雕；走近時，漸漸聞到什麼花的香味，暖氣向外分散着。

那個古洞，正在崖頭的當中，向下望，黑漆漆的不知有多深；崖壁上沒有一線的小路通下去，也沒有什麼石磴可以踏脚。怎麼下去呢？跳吧！他不管青紅皂白，想跳就跳，屁股一蹲，就跳下去了。軟軟的，軟軟的，似乎跌在一堆青草上。

他眼前先是烏黑，後來漸漸的發亮，看見一個老頭，後面跟着一隻小麋鹿，正在用碗大的芋頭喂一個黃毛獅子。他爬起，走到老頭的面前，恭恭敬敬的說：

『您老就是時代老人嗎？』

『是的，是的。你到此做什麽的？』他笑嘻嘻的望着他，滿臉的縐紋擠得緊緊。

『我特地來問一問你老，我們窮人就永遠的受罪下去，世界沒有我們的分兒嗎？』

『這是將來的事，我也不大知道，不過我現在正要做這個試驗哩。』

時代老人剛說過這話，上面忽然落下來一個人，還有一隻氣憤憤的小黑驢。這個人雪白的大皮領裏，露出兩個眼珠，一時翻上來，一時翻下去，全身的神氣，好像都在兩隻眼上；頸子從大皮領裏向外伸，伸了好一會，才伸出一嘴稀稀的黃鬍，像一個小刺蝟。『啊，啊，』他哼着；憤怒的小

驢，又擡起蹄子，一蹄踢中他的嘴。

『老頭兒，老頭兒，這是什麼地方？』他問着，眼團團的駡着小黑驢道：『你這該死的東西，昏了頭，不認路，亂跑，跌到這裏，跌得我要死。』

時代老人看小黑驢向他豎一豎大耳朵，尾巴又要向他眼上掃，說：『你這人，莫要太怪畜牲罷，看牠這樣子，你不知怎樣的打牠，牠才向你做個小小的報復。——好，別的話不說，你既來到這裏，就同那少年，讓我做個試驗吧，試驗這世界是你們有錢人的，還是窮人的。』

『你這老頭兒眞吃飽飯沒有事做了！這還需要什麼試驗嗎？世界當然是我們有錢人的，許多學者都是這樣說。我有

要緊的事情做，沒有工夫和你幹那無謂的蠻纏，而且你也沒有資格能夠試驗我。快快告訴我怎樣上去，我會給你一塊錢。』

黃毛獅子『撲通』一聲，忽然跳過來，向穿皮領的張着血紅的大嘴，他嚇得狂喊道：『老先生，老先生，你有試驗我的資格，祇要獅子不吃我。』

獅子的嘴合起來，他向時代老人懇求道：『祇要你能送我上去，我還可以多給你幾塊錢。』

獅子的嘴忽然又張開，把他連頭帶頸都吞到嘴裏去，但沒有狠狠的咬，穿皮領的還能囉哩囉嗦的喊道：

『放了我，我情願受你老的試驗啊！』

獅子嘴一鬆，他的頭從獅子嘴裏拔出來，並沒有受傷，祇皮大帽被獅子吞下，露出光滑滑的頭。

時代老人說：『我洞裏的氣候，比外面要和暖些，因爲春光已早到了。在後面有兩個小院，每個院裏有一棵桃樹，現在花開過已結桃子，我要你們每人看護桃樹，一直到桃子成熟的時候。你們受試驗的時期，最多也不過兩個月；試驗的時期，就從現在開始吧。』

穿皮領的兩眼望着他的小黑驢，好像小黑驢將來人家不給他似的。

『你放心吧，試驗期滿，小黑驢還是你的。』

於是穿皮領的進了東邊的小院，窮少年進了西邊的小

院。

兩院的桃樹都一樣大，綠綠的枝上，結滿靑色的桃子。

他們的飲食，每天是三頓粥飯，兩個黑饅頭。送飯給窮少年吃的，是一隻小麋鹿，飯籃掛在角上，像小孩手裏端着油似的，慢慢的走；走到窮少年的面前，角一歪，飯籃便放在地上，高興得跳舞起來。窮少年每天在家都餓得要命，現在有粥飯吃，又有饅頭吃，眞高興極了，抱着饅頭，繞着桃樹，咬一口，唱一句，唱得小麋鹿停下跳舞，歪着耳朵聽。窮少年抱住牠的頸，和牠抵頭玩，又拉拉牠鬍子，親幾個嘴。小麋鹿和他成了最好的朋友。

送飯給有錢人吃的，是那黃毛獅子。他看牠來，便嚇

得沒有了魂；等牠放下嘴裏的飯籃，走出小院，心才能寧靜一些。他平時在家吃慣了魚肉，第一天粥飯喝得就着急；粗饅頭好容易嚼了一點，好像要卡住喉嚨的樣子，頸子不住的伸，眼珠在眼眶裏上上下下的滚。他賭氣不吃了，一頭倒在牀鋪上，咒駡着小黑驢，睜着兩隻眼睛闖，使他受這樣的大罪，將來不千刀萬剮牠，也消不了心中結成團的悶氣；越想越覺得倒霉，忍不住眼淚直淌，兩手抱着眼搓，把自己幾乎搓成紅眼的猴子。

天忽然乾旱，夜裏連露水都沒有，桃葉漸漸的變成黃色，桃子乾縮着，面上都結着很多的縐紋。

窮少年看着桃樹覺乾，小院裏沒有井，也沒有水缸，怎

麼辦呢？想到外面去找水，但在試驗期內，又不許踏出小院門一步。後來他想，水，什麼地方沒有呢？自己的脚下就是水；他毫不躊躇，兩隻手就開始挖土了。土先是非常的硬，泥中的蠣殼破磁片，不住刺他的手，但他不管手上有沒有血，還是奮勇的挖，爬，深到二三尺處，土漸漸軟了；擡頭揩一揩汗，又繼續挖下去，泉水在泥中[illegible]出來了。他用手捧着水，一捧一捧的澆到桃樹根下，手浸[illegible]水，濕淋淋的現出鮮紅的血色；不久，樹根下便是一汪的水。他忙餓了，手上泥也不洗，拿起一個黑饅頭就吃。多天未做事，今天才得到一件有趣的事做，他是多麼的快活啊！

有錢人在東面小院裏，聽到窮少年每天都是唱，想道：

『這小東西到底快活什麼，將來「小棍湯」總有他吃的！我一出洞，先辦小黑驢，後就辦他，叫他倆一路去，不然，我氣也出不清！』他看見桃樹要發枯了，非常歡喜，桃樹一死，他便沒有什麼事情，留在這洞裏受罪。那時那可惡的老頭，不得不送他上去，他便可以到東到西去要他的利債。

他正想到開心時，忽然耳旁似乎有人喊道：『桃樹乾死，你不想辦法，獅子的肚裏，有你睡覺的地方！』身子不由得抖了一抖，淌了滿身的冷汗。在他所住的院角有一口井，井欄上掛着一個弔桶。他嘆一口氣道：『我眞倒霉，碰到這裏來吃虧！』他從來沒汲過水，不知水應該怎樣的汲，祇把弔桶抛在井裏拚命的摜，弔桶碰在井壁上，桶底碰漏

了，一桶水拉上來，漲得頸子鼓多粗，心頭突突的跳，若不是井欄擋住，幾乎栽到井裏去。他在井欄上伏了一會，桶裏的水已漏去一多半。踉踉蹌蹌的把水提到桃樹根下，猛猛的向地上一摜，弔桶摜碎了，水向四處噴濺，祇有一點淌在樹根下。他看弔桶摜碎了，說：『這也好，省得我多受許多的麻煩。這樣平常的桃樹，也沒有這樣大的福分，値得我親手替他澆水！』桃樹得到一點的水，祇有一枝又發靑了。

兩院的桃樹上，忽然生出許多的毛蝻，啃食靑嫩的葉子，和吮吸桃嘴上的水。

『我怎能讓這些毛蝻在樹上亂啃呢？一定要撲死牠們！』

當窮少年發現他看守的桃樹上，有許多毛蝻，馬上脫下

脚上的破草鞋，先站在樹下，將矮枝上的毛蚋撲死，後又爬到樹上去，看見一個，就撲死一個。他手上被毛蚋的毛刺紅了好幾處，但他的皮膚很粗，不覺得痛，祇有一點發癢，跳下樹用乾泥土，在上面着實一搓，也就好了。樹上的毛蚋，撲死乾淨，又澆些水在樹根下，桃樹長得比從前格外的青了。

東院的桃樹，那個發青的枝上，黃黃的一團都是大毛蚋。有錢人抱着樹搖，想把牠們搖下來，但桃樹在他眼裏眞太粗了，無論怎樣的搖，祇樹枝稍稍動一動，大毛蚋一個也搖不下來。他搖得滿身是汗，想脫下大皮袍，又怕受風，正站在樹下發獃，忽然一陣大風從桃樹上吹過去，一時大枝小

枝前後的搖擺，大毛蝸紛紛向他臉上和腦後落，那種疼痛眞說不出，兩隻手連忙抱住頭臉，亂搔亂打。結果，兩手腫得像兩個大饅頭，頭臉腫得像一個大頭鬼。他跑到井旁照照，噯喲喲，一團的黃鬚上，還有一個大毛蝸在爬哩！

獅子送飯給他，把他的怪樣子告訴小麋鹿，小麋鹿跑來，悄悄的貼在院門旁向裏面望，聽他說：『哼，我的頭！哼，我的手！』小麋鹿忍不住格格的笑了，跑到一塊青草上，睡下來，四個蹄子向天上亂搖。

樹上的毛蝸，差不多都被大風吹下來，祇那發青的枝上，還有三四個在上面爬。他望見毛蝸的一根黃毛，就像猴子看見熱火叉，向後退兩步，還要向後退兩步。全樹祇有三

個的桃子，兩個在未成熟時，汁就被毛蚋吸盡，核子墮下來，枝頭上掛着兩團乾枯的皮。

西院裏的桃樹上，一樹紅通通的桃子，染着太陽光都像孩子的可愛的嘴。窮少年知道摘桃子的時候到了，攀上樹，摘一兜送下來，又攀上去摘一兜送下來，一連摘了好幾兜。他坐下把桃毛擦去，桃子格外好看，靑的地方像一塊碧玉，紅的地方像要湧出來的血。

有錢人看守的桃子也熟了。他不能攀樹，在樹下摘，人矮，樹高，又摘不着；祇好拾起破吊桶的板向樹上擲，擲得手酸了，頭也暈了，謝天謝地，終於也擲中那桃子；『噠』的一聲，落在一塊石頭上。

他們把桃子都送到時代老人的面前。

時代老人看窮少年把桃子裝在他破小褂的兩個袖籠裏，袖籠漲得像吹進氣的小猪，大桃通紅的嘴在破處擠出來，小麋鹿歪着頭，已饞得淌下口水。他再看有錢人的桃子，祇有一個，小到像一個鵪鶉的蛋，皮上都是毛蚋吮吸的黑斑，有一處跌破，向外淌水，好像早已就腐爛了的樣子。

「老先生，他看守的桃子，我也承認比我的好，但這也足見他祇能幹這類下賤的事。他能知道怎樣使一個錢變成兩個錢嗎？他能知道怎樣使窮人都怕他嗎？我不會服侍桃子，——一顆桃樹結一個桃子——正足以證明我的身分同他不同，我的身分是多麼的高貴啊！您老看，世界不是我們有錢

人的，還有什麼人敢領受？……』，

有錢人正理直言壯似的說到這裏，時代老人身旁的黃毛獅子，向他閃出鋒利的牙。

時代老人理一理他雪白的鬍子，向有錢人說：

『你們這班有錢人，連一棵桃樹都不能自己管理，還有面孔說，世界是你們的嗎？少年人——』他又掉囘頭向窮少年說，『你的問題，你明白了吧。』

小麋鹿跑到窮少年的面前，後腿站立起來，前兩條腿，和他緊緊的擁抱，鬍子在他嘴上亂擦。這時他眼中正射出勝利的光，閃閃的照進小麋鹿的眼！

『嘛……！』窮少年耳邊聽到這一聲，兩隻脚忽然騰空

起來，一轉眼，到了高崖頭上。啊，滿山的樹已綠沉沉的。林中混着野花的香味，溫暖的太陽光照在他身上，他快活的呼嘯了一聲，向山下奔跳，世界的冬天去了，他心中的冬天也去了！

『丫，丫！』小黑驢在後面飛揚着蹄子，攢下身上的人，也似乎喊叫着勝利。



哈，將來的世界是我們窮人的！

[General Information]
书名=中国童话选
作者=洪为法编
页数=169
SS号=12579458
DX号=
出版日期=1949.03
出版社=国光书店

前言

目录